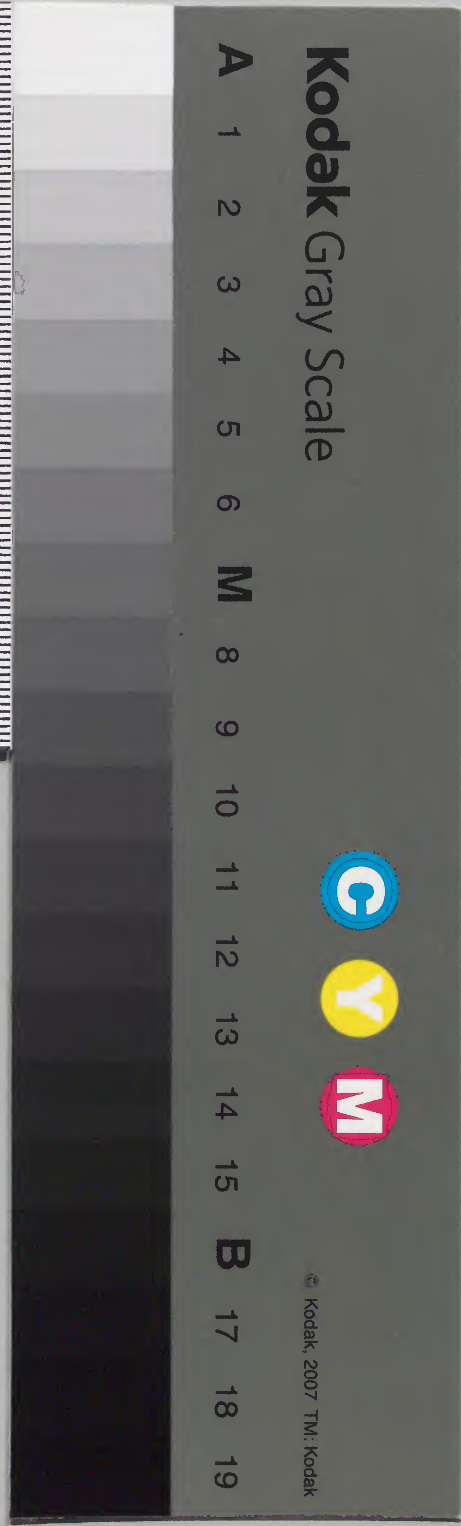


宋元通鑑

宋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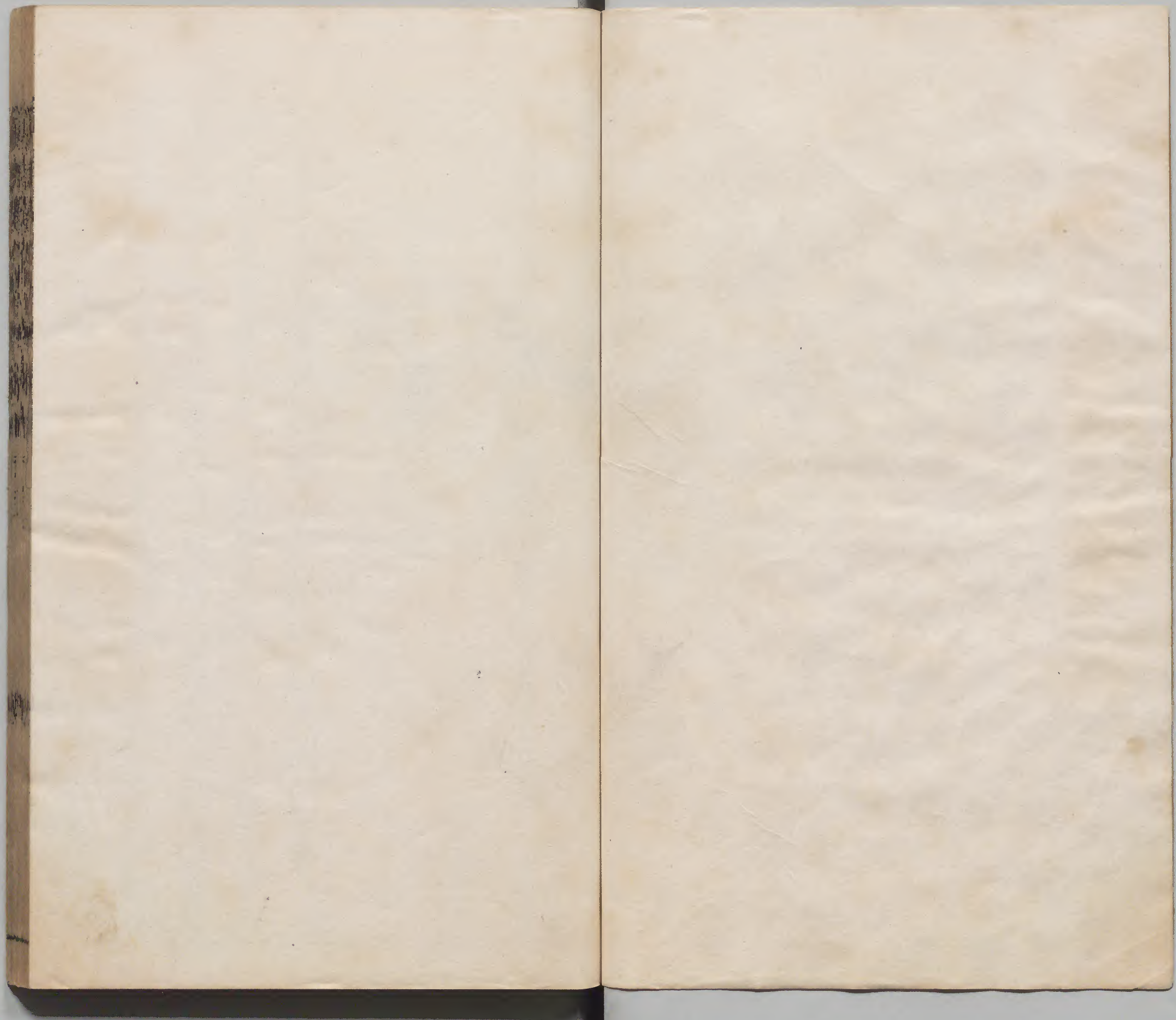
自四十八至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8	
冊數	180 (147)		
函號	別	7	1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宋元通鑑卷第四十四

淺草文庫

賜進士前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四十四

起甲戌至乙亥凡二年

哲宗五

紹聖元年春正月癸酉朔羣臣詣西上閣門進名奉

慰辛丑遣中書舍人呂希純等行河 二月丁未以

李清臣為中書侍郎鄧潤甫為尚書右丞潤甫首陳

武王能廣文王之聲成王能嗣文武之道以開紹述

故有是命范純仁以時用大臣皆從中出侍從臺諫

用清臣開



大防請并  
賦兩罷大  
誤

亦多不由進擬乃言于帝曰陛下親政之初四方拭目以觀天下治亂實本于此舜舉臯陶湯舉伊尹不仁者遠縱未能如古人亦須極天下之選帝不納已酉葬宣仁聖烈皇后于永厚陵三月壬申朔日食不盡如鈞乙亥呂大防罷大防立朝挺挺進退百官不可于以私不市恩嫁怨以邀譽執政八年終始如一宣仁后時懇乞避位后曰上富于春秋公未可即去少須歲月吾亦就東朝矣及后崩大防為山陵使殿中侍御史來之邵逆探時肯首劾大防而大防亦自求去帝從之庚辰詔太學合格上舍生推

發策

恩免省試附科場春榜乙酉策進士于集英殿李清臣發策曰今復詞賦之選而士不知勸罷常平之官而農不加富可差可募之說襍而役法病或東或北之論異而河患滋賜土以柔遠也而羌夷之患未弭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賈之路不通夫可則因否則革惟當之為貴聖人亦何有必焉其意蓋紬元祐之政也蘇轍諫曰伏見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紹復熙寧元豐之意臣謂先帝設施蓋有百世不可改者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至於事或失當何世無之父作於前子救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



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於是修鹽鐵推  
酤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  
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爲明以識決事上  
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深鑒其失代之寬厚愷悌之  
政後世稱焉本朝真宗天書章獻臨御攬大臣之議  
藏之梓宮及仁宗聽政絕口不言英宗濮議朝廷洵  
洵者數年先帝寢之遂以安靜夫以漢昭章之賢與  
吾仁宗神宗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  
陛下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懷  
私忿而以先帝爲辭大事去矣帝覽奏大怒曰安得  
以漢武比先帝轍下殿待罪衆莫敢救范純仁從容  
言曰武帝雄才大畧史無貶辭轍以北先帝非謗也  
陛下親事之始進退大臣不當如訶斥奴僕右丞鄧  
潤甫越次進曰先帝法度爲司馬光蘇轍壞盡純仁  
曰不然法本無弊弊則當改帝曰人謂秦皇漢武純  
仁曰轍所論事與時也非人也帝爲之少霽轍平日  
與純仁多異至是乃服曰公佛地位中人也轍竟落  
職知汝州及進士對策考官第主元祐者居上禮部  
侍郎楊畏覆考乃悉下之而以主熙豐者置前列遂  
援畢漸爲第一許景衡居下列自是紹述之論大興

出轍

覆考

用畢漸



許景衡

尹焯

母教師教

用布

用商英

哲宗方少諸大臣宜盡如程正公推誠輔導先格君心然後正其行事方有本末有先後何至太后撈前秋賦付之別用一番亦無美甚矣

國是遂變矣。河內尹焯應舉見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乃歎曰尚可以于祿乎哉不對而出焯少師事程頤謂頤曰焯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焯歸告其母陳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頤聞之曰賢哉母也于是終身不就舉以曾布為翰林學士承旨初司馬光諭布增損役法布辭曰免役一事法令纖悉皆出已手遽自改易義不可為遂以戶部尚書出知太原府徙江寧過京留拜承旨夏四月以張商英為右正言帝初即位稍更新法之不便於民者商英時為開封推官上書言三年無改干父之道可謂孝矣今先帝陵土未乾即議變更得為孝乎復屢請執政求進且為諛詞貽蘇軾求入臺呂公著聞之不悅出為河東提刑至是召為右正言商英在外久積憾元祐大臣不用已因極力攻之上疏言神宗盛德大業跨絕今古而司馬光呂公著劉摯呂大防援引朋儔敢行譏議凡詳定局之建明中書之勘會戶部之行遣言官之論列詞臣之誥命無非指擿抉揚鄙薄嗤笑翦除陛下羽翼於內擊逐服肱於外天下之勢岌岌殆矣今天日清明誅賞未正乞下禁省檢索前後章牘付臣等看詳簽揭以上望陛下



黜軾

下與大臣斟酌可否商英又謂蘇軾論合祭天地非是呂公著不當謚正憲以宣仁比呂武司馬光文彥博為奸邪負國初在元祐時商英作嘉禾頌以文彥博呂公著比周公又作文祭司馬光極其稱美至是追論乃大謬不然蓋反覆小人云壬子全臺御史趙挺之等復會劾蘇軾草麻有民亦勞止之語以為誹謗先帝黜軾知英州初挺之通判德州希時相意行市易法時黃庭堅監德安鎮謂鎮小民貧不堪誅求及召試館職軾曰挺之聚斂小人學行無取豈堪此選至是挺之自祕閣校理遷御史遂會全臺劾之范純仁諫曰熙寧法度皆惠卿附會王安石建議不副先帝愛民求治之意至垂簾之際始用言者特行貶竄今已八年矣言者多當時御史何故畏避不即納忠今乃有是奏豈非觀望邪帝不納未幾侍御史虞策言軾罪罟未當又追一官惠州安置 癸丑白虹貫日曾布上疏請復先帝政事且乞改元以順天意帝從之詔改元祐九年為紹聖元年于是天下曉然知帝意所向矣 甲寅以王安石配饗神宗廟庭蔡確追復右正議大夫 罷翰林學士范祖禹時帝欲相章惇祖禹力言惇不可用帝不悅內外梗之者甚

始以策士繼以改年

廟祀安石

罷祖禹



相惇

用下布履  
之邵商英  
秩思均等

衆祖禹遂乞郡乃出知陝州祖禹在邇英守經據正  
 獻納尤多每當講前夕必正衣冠如在上側命子弟  
 侍先按講其說開列古義參之時事言簡而當義理  
 明白蘇軾稱為講官第一 壬戌以章惇為尚書左  
 僕射兼門下侍郎時帝有紹復熙豐之志首起惇為  
 相惇于是專以紹述為國是遂引其黨蔡卞林希黃  
 履來之邵張商英周秩翟思上官均等居要地任言  
 責協謀報復惇之被召也通判陳瓘從衆道謁之惇  
 聞瓘名邀與同舟詢當世之務瓘因問惇曰天子待  
 公為政敢問何先惇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勢無  
 急於此瓘曰公誤矣果爾將失天下之望惇厲聲曰  
 光不務績述而大改成緒誤國如此非姦邪而何瓘  
 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為無罪若指為姦邪又  
 復改作則誤國益甚矣為今之計惟消朋黨持中道  
 庶可以救弊又曰譬如此舟移置之左則左重移置  
 之右則右重俱不可也熙寧未必全是元祐未必全  
 非惇不悅帝既相惇范純仁請去益力乃以觀文殿  
 大學士出知穎昌府自帝親政純仁扶祐之力居多  
 然羣邪間之不能盡行其言凡薦引人才必以天下  
 公議其人不知自純仁所舉或曰為宰相豈可不牢

出純仁



開京

寵天下士使知出於門下純仁曰但朝廷進用不失  
正人何必其知出於我邪。召蔡京為戶部尚書以  
林希為中書舍人章惇嘗言元祐初司馬光作相用  
蘇軾掌制所以能鼓動四方安得斯人而用之或曰  
林希可會希赴成都過闕惇欲使典書誥逞毒于元  
祐諸臣且許以為執政希久不得志請甘心焉凡元  
祐名臣貶黜之制皆希為之極其醜詆至以老奸擅  
國之語陰斥宣仁讀者無不憤歎一日草制罷擲筆  
于地曰壞名節矣 丁卯章惇請復行免役法差雇  
兩法置司講議久而不決戶部尚書蔡京謂惇曰取

雇役一事  
本小而君  
子相闕遂  
為小人翻  
局根因可  
歎  
用卞

熙豐成法施行之爾何以講為惇然之顧役遂定初  
司馬光盡革熙豐之政而罷雇役復差役尤於人情  
未協至是京惇相倚遂執以為詞復行免役法識者  
愈見其奸 戊辰以蔡卞為國史修撰元祐中史官  
范祖禹等修神宗實錄盡書王安石之過以明先帝  
之聖蔡卞安石壻也上疏言先帝盛德大業卓然出  
千古之上而實錄所紀類疑似不根乞重行刊定詔  
從之卞遂從安石從子防所求安石舊作日錄盡改  
正史 閏月壬申復以陸師閔等為諸路提舉常平  
官罷十科舉士法甲申以安燾為門下侍郎貶吏部

用師閔燾



取汝礪

尚書彭汝礪知江州言者謂其附會劉摯也汝礪將行帝問所欲言對曰陛下今所復者其政不能無是非其人不能無賢不肖政惟其是則無不善人惟其賢則無不能矣至郡數月而卒五月甲辰詔進士專習經義罷習詩賦三省上言今進士純用經術如詔誥章表等文皆朝廷官守日用不可闕者若悉不習試之何以兼收文學博異之士于是改置宏詞科歲詔進士登科者請試試者雖多所取無過五人詞格超異者特奏命官辛亥劉奉世罷奉世敞之子也為人簡重有法度常云家世唯知事君內省不愧特士大夫公論而已得喪常理也譬如寒暑加人雖善攝生者不能無病正須安以處之時以章惇用事力乞外乃出知成德軍章惇嘗師事邵雍欲用邵伯溫伯溫不往會法當赴吏部銓程頤語伯溫曰吾危子之行也伯溫曰豈不欲見先公於地下耶至則先就部擬官而後見宰相惇論及康節之學曰嗟乎吾於先生不能卒業也伯溫曰先君先天之學論天地萬物未有不盡者其信也則人之仇怨反覆者可忘矣時惇方興黨獄故以是動之惇悚然猶薦之于朝而伯溫願補郡縣吏惇不悅遂得監永興軍鑄錢

罷奉世

通鑑卷四十四

宋

哲宗

卷五

八



獨立而  
遜

擢履布

追奪贈謚  
介碑

貶大防摯  
轍奏官

請發冢斷  
棺

小人相攻  
正復得力

監時元祐諸賢方南遷士鮮訪之者伯溫見范祖禹於咸平見范純仁於頴昌或為之恐不顧也會西邊用兵復夏人故地從軍者得累數階伯溫當行輒推同列秩滿惇猶在相位伯溫義不至京師從外臺辟環慶路帥幕實避惇也乙丑鄧潤甫卒潤甫字溫伯建昌人舉進士阿附蔡確哲宗親政首贊紹述遂拜尚書左丞益小人云以黃履為御史中丞元豐末履為中丞與蔡確章惇邢恕相交結每確惇有所嫌惡則使恕道風旨於履履即排擊之時謂之四凶為劉安世所論而出至是惇復引用俾報復仇怨元祐正臣無一得免者矣六月癸未以曾布同知樞密院事甲申除引用王安石字說之禁一秋七月丁巳追奪司馬光呂公著等贈謚貶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等官詔諭天下時臺諫黃履周秩張商英上官均來之邵翟思劉拯并亮采等交章論司馬光等變更先朝之法畔道逆理章惇蔡卞請發光公著冢斷棺暴尸帝問許將將對曰此非盛德事也帝乃止于是追奪光公著贈謚卞所立碑奪王巖叟贈官貶大防為秘書監摯為光祿卿轍為少府監並分司南京初李清臣冀為相首倡紹述之說以計去蘇轍范純仁



即二言思之哲宗亦明主也疎于格君諸君子能無悔乎

亟復青苗免役法及章惇至心甚不悅復與為異惇既貶司馬光等又籍文彥博以下三十人將悉竄嶺表清臣進曰更先帝法度不能無過然皆累朝元老若從惇言必大駭物聽帝乃下詔曰大臣朋黨司馬光以下各以輕重議罰其布告天下初朋黨論起帝曰滌蕪每起中正之論其開陳排擊盡出公議朕皆記之又曰蘇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也由是頌獲免而熹止謫提舉舒州靈仙觀摯語諸子曰上用章惇吾且得罪若惇顧國事不遷怒百姓但責吾曹死無所恨正慮意在報復奈天下何 八月罷廣惠倉復免行錢 冬十月以呂惠卿知大名府監察御史常安民言北都重鎮而除惠卿惠卿賦性深險背王安石者其事君可知今將過關必言先帝而泣以感動陛下希望留京矣帝納之及惠卿至京請對見帝果言先帝事而泣帝正色不答計卒不施而去時論快之 十一月壬子特追復蔡確觀文殿大學士 十二月蔡卞進重修神宗實錄於是范祖禹及趙彥若黃庭堅等並坐詆誣降官安置永澧黔州遷卞為翰林學士初禮部侍郎陸佃預修實錄數與祖禹等爭辨大要言王安石多有是處庭堅曰如公言蓋佞史

諸君子先行法而後去小人故根株未盡小人先去君子而後行法故君子盡即新法畢行矣

降祖禹彥若庭堅等



以修史出  
佃徙大防

也佃曰盡用君意豈非誦書乎至是佃亦落職言者  
又以呂大防監修神宗實錄徙安州居住馮京卒京  
字當世鄂州江夏人舉進士自鄉舉禮部以至廷試  
皆第一時猶未娶張堯佐方負宮掖勢欲妻以女擁  
至其家以金帶束之曰此上意也頃之宮中持酒肴  
來直出奩具日示之京笑不視力辭歷樞密使所至  
有聲卒年七十四謚文簡

二年春正月甲辰詔國史院增補先帝御集丙午立  
宏詞科 二月復保甲法罷廣文館解額 三月已

未試宏詞黃符等五人各循一資 夏四月丁亥照  
依元豐置律學博士易集賢院學士為集賢殿修撰

直集賢院為直秘閣集賢校理為秘閣校理 五月

乙巳命蔡卞詳定國子監三學及外州學制 六月

壬辰禁京城士人輿轎 秋七月丙辰詔大理寺復

置右治獄乃依元豐例添增置官屬 八月皇子生

赦天下 錄趙普後 罷熙河等路分畫地界時章

惇曾布方謀用兵開邊自此始 九月戊申加上神

宗謚曰紹天法古運德建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

帝辛亥大饗明堂知陳州范純仁上疏言望陛下於

日夕進擬赦文之際特降御批令添入昨來呂大防

皇子生



贈確

貶安民

等坐貶謫各詣定州軍居住及安置者。並特許於外  
 州軍取便居住。如此則澤及幽顯。和氣充盈。太皇太  
 后神靈在天。亦當忻懌。凡五上奏。上有從意。章惇力  
 主前議。且謂純仁同罪。未錄落職。改隨州。冬十月  
 甲子。鄭雍罷知陳州。甲戌。以許將蔡卞為尚書左右  
 丞。贈蔡確太師。謚忠懷。時確黨屢言確有定策功。會  
 馮京卒。帝臨奠。確子渭京壻也。於喪次闌訴。遂有是  
 命。貶監察御史常安民。時蔡京深結中官裴彥臣  
 安民因論之。謂京姦足以惑眾。辨足以飾非。巧足以  
 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非。內結中  
 官外連朝士。一不附已。則誣以黨于元祐。非先帝法  
 必擠之。而後已。今在朝之臣。京黨過半。陛下不可不  
 早覺悟而逐之。它日羽翼成就。悔無及矣。是時京之  
 姦尚隱。人多未測。獨安民首發之。又言。今大臣為紹  
 述之說。皆借此名以報復私怨。朋附之流。遂從而和  
 之。張商英在元祐時。上呂公著詩。求進諛佞。亡耻。近  
 乃乞毀司馬光及公著神道碑。周秩為博士。親定光  
 謚為文正。近乃乞斷棺鞭尸。陛下察此輩之言。果出  
 於公論乎。章疏前後至數十百上。度終不能回。遂乞  
 外。帝慰勉而已。至是復論。章惇顛國植黨。乞收主柄。

快



罷商英

而抑其權。反覆曲折言之。不置惇遣所親信語之曰。君本以文學聞于時。奈何以言語自任。與人為怨。少又以官嚇安靜。當以左右相處。安民正色斥之曰。爾乃為時相游說邪。惇益怒。安民又言曾布之奸。于是惇布比而排之。取所貽呂公著書白帝。以為比帝于漢靈帝。怒安民不辨。賴安燾力救得免。至是御史董敦逸論安民黨于蘇軾兄弟。會安民又上言。教坊司不當於相國寺作樂。忤上意。惇遂出安民監滁州酒稅。左司

十一月乙未。安燾罷。燾與章惇為布衣交。惇覬其

助已。而燾不為之用。遂有隙。惇用白帖貶謫。元祐臣寮燾言于帝。帝疑之。鄭雍欲為自安。謂惇曰。王安石作相。嘗用白帖行事。惇大喜。取其按牘。懷之以白帝。燾言不行。惇怨益深。及救常安民。惇遂言燾與之表裏。出知鄭州。戊戌。范鍔白轉運使入對。言有捕盜功。乞賜章服。帝曰。捕盜常職也。何足言功。黜知壽州。時呂大防等竄居遠州。會明堂赦。章惇豫言此數十人當終身勿徙。范純仁聞之。憂憤欲齋戒。上疏申理之所。親勸其勿觸怒。萬一遠斥。非高年所宜。純仁曰。事至于此。無一人敢言。若上心遂回。所繫大矣。如其

徙純仁



不然。亦何憾。因上言。大防等所犯。亦因持心失恕。好惡任情。違老氏好還之戒。忽孟軻反爾之言。然牛李之禍。數十年。淪胥不解。豈可尚遵前軌。即今大防等年老疾病。不習水土。炎荒非久處之地。又憂虞不測。何以自存。臣曾與大防等共事。多被排斥。陛下之所親見。臣之激切。止是仰報聖德。向來章惇呂惠卿。雖為貶謫。不出聖居。今趙彥若已歿。貶所願陛下斷自淵衷。將大防等引赦原放。疏奏。章惇大怒。遂落觀文殿大學士。徙知隨州。十二月乙丑。復置監察御史三人。分領六察。不言事。

所彥若歿

宋元通鑑卷第四十四



宋元通鑑卷第四十五

明賜進士前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部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四十五

起丙子至丁丑凡二年

哲宗六

罷忠彥

紹聖三年春正月庚子韓忠彥罷知真定府 庚戌

黜楊畏

詔鞠獄非本章所指而蔓求它罪者論如律 以楊

孫諤

畏知虢州右正言孫諤言畏在元豐間為御史議論

皆與朝廷合。元祐末呂大防蘇轍用事則盡變而從

之。紹聖初陛下親政則又儉合詭隨締交執政天下



蓋出內殿亦大闕政

撥宗

世 謫祖禹安

廢孟后

之人謂之三變望顯黜之。二月癸亥出元豐庫緡錢四百萬于陝西河東糴邊儲辛未復元豐恤孤幼令罷富弼配享生女真節度使頗刺淑死弟盈哥嗣以兄劾者子撒改為國相時紇石烈部阿疎有異志盈哥召之阿疎與部人毛睹祿阻兵為難盈哥自往伐之至阿疎城阿疎聞之往訴于遼遼遣使止盈哥勿攻盈哥留劾者守阿疎城而還三月壬辰以禁中屢火罷春宴及幸池苑辛亥封大寧郡王佖為申王遂寧郡王佖為端王夏四月辛酉罷宣徽使五月壬子太白晝見六月癸亥令真定立趙普廟秋七月庚戌依元豐職事官以行守試三等定祿秩甲寅令熙河立王韶廟八月庚辰以范祖禹劉安世在元祐中構造誣謫祖禹謫授昭州別駕賀州安置安世新州別駕英州安置時劉婕妤專寵內庭章惇蔡京撫祖禹安世元祐中諫乳媪事以為斥婕妤也於是二人坐貶九月乙卯廢皇后孟氏初劉婕妤嘗同后朝景靈宮訖事就坐嬪御皆立侍婕妤獨背立簾下后閣中陳迎兒訶之婕妤不顧閣中皆忿會冬至朝太后於隆祐宮后座朱髹金飾婕妤亦欲得之從者知其意易座與后等眾弗能平因



厭魅之獄

傳唱曰皇太后出后起立婕妤亦起尋復坐則或已  
 撤婕妤座遂仆于地懟不復朝泣訴于帝內侍郝隨  
 謂婕妤曰毋以此戚戚願為大家早生子此座正當  
 婕妤有也會后女福慶公主疾后有姊頗知醫嘗已  
 后危疾以故出入宮掖公主藥弗效持道家治病符  
 水入治后驚曰姊寧知宮中禁嚴與外間異邪令左  
 右藏之俟帝至具言其故帝曰此人之常情耳后即  
 焚符於帝前宮中相傳厭魅之端作矣未幾后養母  
 聽宣夫人燕氏尼法端為后禱祠事聞詔入內押班  
 梁從政等即皇城司鞠之捕逮宦者宮妾三十人榜  
 押備至服體毀折至有斷舌者獄成命侍御史董敦  
 逸覆錄罪人過庭下氣息僅屬無一人能出聲者敦  
 逸秉筆疑未下郝隨等以言脇之敦逸畏禍乃以奏  
 牘上詔廢后為華陽教主玉清妙靜仙師法名冲真  
 出居瑤華宮時章惇欲誣宣仁后有廢立計以后逮  
 事宣仁又陰附劉婕妤欲請建為后遂與郝隨構成  
 是獄天下冤之踰兩旬敦逸奏中宮之廢事有所因  
 情有可察臣常閱錄其獄恐得罪天下帝欲貶之曾  
 布曰陛下以獄出於近習推治故命敦逸錄問今乃  
 貶之何以取信中外乃止冬十月壬戌夏人寇鄜

立 誣宣后廢



夏人大入

延陷金明砦夏人自得四砦連歲以畫界未定侵擾邊境且遣使欲以蘭州一境易塞門二砦朝廷不許夏主乾順乃奉其母率眾五十萬大入鄜延西自順寧招安砦東自黑水安定中自塞門龍安金明以南二百里間相繼不絕至延州北五里是月自長城一日馳至金明列營環城乾順于母親督桴鼓縱騎四掠知麟州有備復還金明而後騎之精銳者留龍安邊將悉兵掩擊不退金明遂陷守兵二千八百惟五人得脫城中糧五萬石少千萬來皆盡將官張輿戰歿初帝聞有夏寇泰然笑曰五十萬眾深入吾境不過十日勝不過一二砦須去已而果破金明引退

張輿

用龔原

辛未震大雨雹

以龔原為國子司業原少師王安

石安石之改學校法嘗引原自助原亦為盡力及為司業遂請以安石所撰字說洪範傳及王雱論語孟子義刊板傳學者故學校舉子之文靡然從之其弊子原始十一月丁未章惇上神宗實錄十二月甲戌蔡京上新修太學敕令式詔遺弃飢貧小兒三歲以下聽收養為真子孫

逐清臣

四年春正月庚戌李清臣罷知河南府帝幸楚王似第有狂婦人遮道叫呼告清臣謀反乃清臣姑子田



嗣宗外婦也清臣不能引去御史劾罷之

史臣曰哲宗親政之初見慮未定范呂諸賢在廷左右弼謨俾日邇忠讜疏絕回遁以端其志向元祐之治業庶可守也而清臣怙才躁進陰覬柄用首發紹述之說以亂國是羣奸嗣之衡決莫障遂重爲縉紳之禍

二月己未追貶司馬光呂公著等官三省言司馬光等倡爲奸謀詆毀先帝變易法度罪惡至深當時凶黨雖已歿及告老亦宜薄示懲責遂追貶司馬光爲清遠軍節度副使呂公著爲建武軍節度副使王巖叟爲雷州別駕奪趙瞻傅堯俞贈謚追韓維到任及孫固范百祿胡宗愈等遺表恩未幾復追貶光朱厓軍司戶公著昌化軍司戶己卯復元豐榷茶法

流大防等

貶維等

庚辰復罷春秋科癸未流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范純仁等于嶺南貶韓維等三十人官大防之徙安州也其兄大忠自涇原入朝帝訪大防安否且曰執政欲遷諸嶺南朕獨令處安陸爲朕寄聲問之大防朴直爲人所賣二三年可復見也大忠泄其語于章惇惇繩之益力會待御史來之邵言司馬光畔道逆理典刑未正鬼得而誅獨劉摯尚存實天以遺陛下



於是三省言呂大防等爲臣不忠罪可與司馬光等  
不異頃朝廷雖嘗懲責而罰不稱愆生歿異罪無以  
垂示萬世遂貶大防舒州摯鼎州團練副使轍化州  
熹雷州別駕純仁武安軍節度副使安置于循新雷  
化永五州劉奉世光祿少卿郴州居住尋安置柳州  
韓維落職致仕再謫均州安置王覲韓川孫升呂陶  
范純禮趙君錫馬默領臨范純粹孔武仲王欽臣呂  
希哲呂希純呂希績姚緬吳安詩秦觀十七人通隨  
峽衡蔡毫單饒均池信和金光衢連橫等諸州居住  
王敏落職致仕孔平仲落職知衡州張耒晁補之賈  
易並監當官朱光庭孫覺趙尚李之純杜純李周並  
追奪官秩復追貶孔文仲李周爲別駕中書舍人葉  
濤當制文極醜詆聞者切齒先是左司諫張商英上  
言願陛下無忘元祐時章惇無忘汝州時安燾無忘  
許昌時李清臣曾布無忘河陽時以激怒之由此諸  
賢皆不免純仁時因疾失明聞命怡然就道或謂近  
名純仁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  
但區區之愛君有懷不盡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  
之路矣時韓維責均州其子訴維執政日與司馬光  
不合得免行純仁之子欲以純仁與光議役法不同



為請冀得免行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致宰相管同  
 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為今日之言則不可也有  
 愧心而生不若無愧心而歿其子乃止每戒子弟不  
 可小有不平聞諸子怨章惇必怒止之及在道舟覆  
 于江純仁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為之哉甲  
 申貶太師致仕文彥博為太子少保先是左司諫張  
 商英嘗言彥博背國負恩朋附司馬光故貶以鄒  
 浩為右正言陝西奏邊功中外皆賀浩言先帝之志  
 而陛下成之善矣然兵家之事未戰則以決勝為難  
 既勝則以持勝為難惟其時而已苟為不然將弃前  
 功而招後患願申敕將帥毋狃屢勝圖惟厥終京東  
 大水浩言頻年水異繼作雖盈虛之數所不可逃而  
 消復之方尤宜致謹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不以爲  
 數之當然此消復之實也閏月丙戌朔張天說坐  
 上書詆訕先朝處歿壬寅以曾布知樞密院事林  
 希同知院事許將為中書侍郎蔡卞黃履為尚書左  
 右丞布初附章惇覬惇引居同省故草惇制極其稱  
 美復贊紹述甚力惇忌之處于樞府由是稍不相能  
 時章惇蔡卞同肆羅織貶謫元祐諸臣欲舉漢唐故  
 事誅戮黨人帝以問將將對曰二代固有之但祖宗

張天說



斯言所全  
其大

通鑑卷四十五

七

胡安國

考官失名

以來未之有。本朝治道所以遠過漢唐者。以未嘗輒  
 戮大臣也。帝深然之。甲辰蘇軾責授瓊州別駕。移  
 昌化軍。安置范祖禹。移賓州。安置劉安世。移高州。安  
 置。三月癸亥。賜禮部進士及第出身六百九人。是  
 科得胡安國時策。問欲復熙豐之政。安國推言大學  
 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以平天下之道。詞及萬言。考官  
 定為第一。章惇以策中無詆元祐語。欲置末。甲帝親  
 擢為第三。章惇議遣呂升卿董必察訪嶺南將盡  
 殺流人。帝曰朕遵祖宗遺志未嘗殺戮大臣其釋勿  
 治。惇志不快於是中書舍人蹇序辰上疏言朝廷前  
 日正司馬光等如惡明其罪罰以告中外唯變亂典  
 刑改廢法度訕譏宗廟睥睨兩宮觀事考言實狀章  
 著其章疏案牘散在有司若不彙輯而藏之歲久必  
 致淪弃願悉討姦臣所言所行選官編類人為一帙  
 置之二府以示天下後世之大戒章惇蔡卞請即命  
 序辰及直學士院徐鐸編類凡司馬光等一時施行  
 文書擲拾附著纖悉不遺凡一百四十三帙上之由  
 是縉紳之士無得脫禍者矣。鄒浩言初旨但分兩等  
 謂語及先帝并語言過差而已而今所施行混然莫  
 辨以其近似難分之迹而典刑輕重隨以上下是乃

詳疏牘

卷四十五 宋紀 哲宗六



陛下之威福操柄。下移於近臣。願加省譽。以為來事之監。下黨薛昂林。自又乞毀司馬光資治通鑑板。太學博士陳瓘。因策士引神宗所製序文。以問昂。自議沮。

論曰。宋至紹聖。縉紳之禍。極矣。然寔始于熙豐。而成于元祐也。有熙豐。則有元祐。有元祐。則有紹聖。勢之相激。必至于此。何使元祐時。從范純仁去其太甚之言。熟究而緩圖。則豈至有紹聖之紛紛哉。說者乃以靖康之變。專罪王安石。恐亦當有分其咎者矣。

大防死貶所

夏四月丁亥。令諸獄。置氣樓。涼廳。設漿飲。薦席。相械。五日。一浣。繫囚。以時沐浴。遇寒。給薪炭。巳亥。呂大防將赴舒州。卒于虔州。之信豐。大防字微仲。藍田人。舉進士。歷官左僕射。為相。用人各盡其能。不事邊幅。而天下臻於富庶。年七十一。竟以貶歿。天下惜之。上聞之。曰。大防何以至虔州。及請歸葬。即許之。一時議者謂痛貶元祐黨人。皆非上意也。甲辰。知渭州章棗城平夏。案以夏人猖獗。上言。城葫蘆河川。據形勝。以偪夏朝。廷許之。遂合熙河秦鳳環慶鄜延四路之師。陽繕理它砦數十。所以示怯而陰具版築守戰之



備出葫蘆河川築二砦于石門峽江口好水川之陰  
夏人聞之帥衆來襲案迎擊敗之二旬又二日城成徒名耳  
賜名曰平夏城靈平砦章惇因請絕夏人歲賜而命  
沿邊諸路相繼築城于要害以進拓境土凡五十餘  
所

論曰章惇羅織元祐諸賢頓興大獄而國家之元  
氣命脈已爲腹削築城拓境勞費益滋旋將淪沒  
竟何益哉

五月丁巳文彥博卒彥博字寬夫汾州介休人歷事  
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平居接物謙下尊德  
樂善如恐不及其在洛也洛人邵雍程顥兄弟皆以  
道白重賓接之如布衣交卒年九十二追復太師謚  
忠烈 辛未韓縝卒縝字玉汝初以父億廕爲將作  
監主簿復舉進士歷相位卒年七十九縝外事莊重  
所至以嚴稱雖出入將相而寂無功烈厚自奉養清  
議少之 六月癸未朔日食丁亥太白犯太微垣巳  
酉太原地震太白晝見 秋七月壬子朔太白晝見  
八月巳酉彗星見西方 鄜延經畧使呂惠卿復  
宥州惠卿乞諸路出兵乘便討擊詔河東環慶並聽  
惠卿期約惠卿遂遣將官王愍攻破宥州尋又奏築



罷恕

謀定策功

威戎威羌二城加惠卿銀青光祿大夫時章惇肆開邊隙故諸道興役進築屢被爵賞 九月壬子以星變詔求直言乙卯出元豐庫緡錢四百萬付陝西廣糴已卯封婉儀劉氏爲賢妃 冬十月以邢恕爲御史中丞追貶王珪爲萬安軍司戶參軍初恕久斥外心懷憤恨自河陽間道謁蔡確于鄧州將緒成太后王珪廢立事以明確與已定策功謀已定而無司馬光左驗會光子康赴闕過河陽恕乃給康手書稱確功旣而梁燾以諫議召過河陽恕復頌確功於燾且出康書爲證旣而恕帥中山置酒誘高遵裕之子士京曰公知元祐間獨不與先公推恩否士京曰不知又問有兄弟無士京曰有兄士克已歎曰此乃傳王珪語言之人也當時王珪爲相欲立徐王遣士克傳道言語於禁中公知否士京曰不知恕因啗以官爵曰不可言不知爲公作此事第勿以語人士京庸暗從之至是章惇蔡卞將甘心元祐諸賢引恕自助遂召還三遷爲中丞恕遂以北齊婁太后宮名宣訓嘗廢孫少帝立子演設爲司馬光語范祖禹曰方今主少國疑宣訓事猶可慮又令王栻爲高士京作奏言父遵裕臨歿屏左右謂士京曰神宗彌留之際王



珪遣士克來問曰不知皇太后欲立誰我叱士克去  
 之事遂已會給事中葉祖洽亦以王珪于冊立時有  
 異論於是詔追貶珪為萬安軍司戶贈遵裕奉國軍  
 節度使十一月癸酉貶劉奉世于柳州安置程頤  
 于涪州頤時放歸田里帝一日與輔臣語及元祐政  
 事曰程頤妄自尊大在經筵多不遜於是言者論頤  
 與司馬光同惡相濟遂削籍竄涪州河南尹李清臣  
 即日追遣頤欲入內別叔母清臣不許明日仍贖以  
 銀百兩頤不受頤赴涪渡江中流颶風作船幾覆舟  
 中人皆號哭頤獨正襟危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  
 老父問曰當船危時君獨無怖色何也曰心存誠敬  
 耳老父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頤欲與之言  
 老父徑去不顧頤在涪與門人講學不輟周易傳亦  
 在涪所著也 復立市易務 十二月癸未劉摯卒  
 于新州年六十八摯字莘老東光人十歲而孤鞠于  
 外氏因家東平舉進士為南宮令有名歷官尚書右  
 僕射性峭直觸機輒發不為利怵威誘家藏書多自  
 讐校自幼至老未嘗釋卷教子孫先行實後文藝每  
 曰士當以器識為先一號為文人無足觀矣 火入  
 鬼輿太史奏主賊在君側上召太史詰之對曰讒慝

摯死貶所

太史宜書  
名



之人皆賊也。惟親近正人，修德敬慎，可以備之。兩浙旱。

宋元通鑑卷第四十五

宋元通鑑卷第四十六

明賜進士曾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四十六

起戊寅至庚辰凡二年

哲宗七

丁玉印

元符元年春正月丙寅咸陽縣民段義於劉銀村修舍得古玉印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受永昌上之詔蔡京符辨驗京以為秦璽遂命曰天授傳國受命寶

同文館獄

二月丙戌白虹貫日 三月下文及甫于同文館獄

文及甫

及甫彥博之子也初劉摯嘗論列文及甫又嘗論其



父彥博不可爲三省長官故止爲平章事彥博旣致仕及甫自權侍郎以修撰補外父母喪將除摯與呂大防猶當國及甫恐不得京官抵書邢恕曰改月遂除入朝之計未可必當塗猜忌於鷹揚者益深其徒實繁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又濟之以粉昆朋類錯立必欲以眇躬爲甘心快意之地可爲寒心其謂司馬昭者指呂大防獨當國久粉昆世謂駙馬都尉爲粉侯韓嘉彥尚主其兄忠彥則粉昆也恕以書示蔡確之弟碩至是恕令確子渭上書訟摯等陷其父陰圖不軌謀危宗社引及甫書爲證章惇蔡卞因是欲殺摯及梁燾王巖叟等以爲摯有廢立意遂置獄于同文館令蔡京安惇禕治逮問及甫及甫詭言其父彥博稱摯爲司馬昭粉則以王巖叟面白昆則梁燾字况之况猶兄也京惇因組織萬端將陷諸人以族罪奏劉摯等大逆不道歿有餘責不治無以示天下帝曰元祐人果如是乎京惇對曰誠有是心特反形未具爾會劉摯梁燾已貶京等奏上不及考驗乃下詔禁錮摯燾子孫于嶺南勒停王巖叟朱光庭諸子官職蔡京覬求執政故治獄極意羅織元祐諸賢旣成而曾布忌京密言于帝曰蔡卞備位丞轄京不



可以同升遂止進承旨京布由是有隙 章惇蔡卞

恐元祐舊臣一旦復起日夜與邢恕等謀且結內侍

郝隨為助媒蔡宣仁嘗欲危帝之事既貶王珪又起

同文館獄又誣司馬光劉摯梁燾呂大防等結主宣

仁閣內侍陳衍謀廢立時衍已先得罪配朱厓又以

內侍張士良嘗與衍同主后閣自郴州召還使蔡京

安惇襍治之以實其說京等列鼎鑊刀鋸于前謂之

曰言有即還舊職無則就刑士良仰天大哭曰太皇

太后不可誣天地神祇不可欺乞就戮京等鍛鍊無

所得乃奏衍疏隔兩宮斥隨龍內侍劉瑗等于外以

剪除人主腹心羽翼為大逆不道處死帝頗惑之至

是惇卞自作詔書請廢宣仁為庶人皇太后方寢聞

之遽起謂帝曰吾日侍崇慶天日在上此語曷從出

且帝必如此亦何有於我帝感悟取惇卞奏就燭焚

之郝隨覘知之密語惇卞明日惇卞再具狀堅請施

行帝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乎抵其奏于地事

得寢 夏四月丙戌梁燾卒于化州年六十四燾字

况之邾州須城人自舉進士歷官尚書左丞資政殿

學士立朝忠直敢言一以汲引人物為意乃竟以貶

死君子惜之 壬辰林希罷初章惇疑曾布在樞府

陳衍

張士良

謀廢宣仁

燾死貶所

罷希



使者佚名

所  
山禹死貶

間已使希為貳以相伺察希日為布所誘且恨惇不  
 引為執政漸有怨隙邢恕承惇意論罷之 五月戊  
 申朔御大慶殿受天授傳國受命寶行朝會禮庚申  
 詔獻寶人段義為右班殿直賜絹二百匹 六月戊  
 寅朔改元甲午蔡京等上常平免役法 秋七月庚  
 午再竄范祖禹于化州安置劉安世于梅州初章惇  
 怨范祖禹劉安世尤深必欲置諸死地至是諷蔡京  
 併陷二人安世至貶所章惇將必寘之歿陰令殺陳  
 衍使者過梅脇安世使自裁使者不忍而止惇又擢  
 士豪為轉運判官使殺之判官承意疾馳及梅州境  
 郡守遣人告安世涕泣以言安世色不動留客飲酒  
 談笑自若俄報判官且至家人號泣不食安世飲食  
 起居如平時至夜半其人忽嘔血而歿安世獲免祖  
 禹尋卒祖禹字淳甫成都人舉進士歷官翰林平居  
 恂恂口不言人過遇事則別白是非不少借隱嘗節  
 尚書論語孝經要切之語訓戒之言得一百十九事  
 名曰三經要語又采集帝王學問及祖宗講讀故事  
 為帝學八卷上之又編唐鑑在經筵勸講論諫常數  
 十萬言開陳治道辨釋事宜平易明白洞見底蘊雖  
 賈誼陸贄不是過也 壬申京師地震 八月丁亥



通鑑卷之四十六  
宋紀 卷之七  
詔大臣各舉所知仍指言所堪職任 九月庚戌前  
國史院編修秦觀除名再貶雷州編管 冬十月乙  
未詔武官試換文資 己亥夏人圍平夏章榘禦之  
獲其勇將嵬名阿埋西壽監軍妹勒都迺斬獲甚衆  
夏人震駭捷至帝御紫宸殿受賀榘在涇原日久嘗  
言夏嗜利畏威不有懲艾邊不得休息宜稍取其土  
疆如古削地之制以固吾圉然後諸路出兵擇要害  
不一再舉勢將自蹙矣章惇與榘同宗言多見采由  
是創州一城砦九屢敗夏人而諸路多建城砦以逼  
夏及是有平夏之捷夏人不復振 十一月甲子祀  
昊天上帝于圜丘罷合祭詔登歌鐘磬並依元豐詔  
吉復先帝樂制也

有案未可  
全非

內金帛幾  
何堪此危

漏真盜臣  
手

吳良輔

樂

二年春正月丁卯出內金帛二百萬備陝西邊儲  
詔前信州司法參軍吳良輔按協音律改造琴瑟教  
習登歌以太常少卿張商英薦其知樂故也初良輔  
在元豐中上樂書五卷其書分爲四類以謂天地兆  
分氣數爰定律厥氣數通之以聲於是撰釋律律爲  
經聲爲緯律以聲爲文聲以律爲質旋相爲宮七音  
運生於是撰釋聲聲生于日律生於辰故經之以六  
律緯之以五聲聲律相協和而無乖播之八音八音



遼王為夏  
議和

以生於是撰釋音四物兼采八器以成度數施設象  
隱於形考器論義道德以明於是撰釋器類各有條  
凡四十四篇大抵考之經傳精以講思頗益於樂  
二月甲戌朔令監司舉本路學行優異者各二人  
三月丙辰夏人求援于遼遼主遣僉書樞密院事蕭  
德崇來為夏人議和仍獻玉帶詔郭知章報之復書  
謂若果出至誠深悔謝罪當徐度所宜開以自新之  
路夏四月丁亥以旱減四京囚罪一等杖以下釋  
之五月甲辰太白晝見癸亥建西安州即南牟會  
新城從經略使章榘所請也乙丑進章惇官五等曾  
布三等許將蔡下黃履皆二等六月河決內黃口  
東流斷絕以吳安持等三十人在元祐間主回河東  
流之議各降責有差秋七月丙寅洮西安撫使王  
瞻取吐蕃邈川青唐降其酋瞻征初阿里骨歿子瞻  
征嗣瞻征性嗜殺部曲睽貳大酋心牟欽氈等有異  
志以瞻征季父蘇南党征雄武譖殺之其黨皆歿獨  
錢羅結得逃奉董氈疎族溪巴溫之子杓授據溪哥  
城瞻征攻殺杓授錢羅結奔河州說知州王瞻以取  
青唐之策瞻言于朝章惇許之至是瞻引兵趨邈川  
守者以城降瞻畱屯之瞻征自知其下多叛乃脫身

王瞻



自青唐來降于贍詔以胡宗回帥熙河以節制之  
八月癸酉章惇等進新修敕令式惇讀於帝前有間  
有元豐所無而用元祐敕令修立者帝曰元祐亦有  
可取者乎惇等對曰取其善者 戊寅子茂生 丁

亥城會州元豐中雖加蘭會與熙河爲一路而會州  
實未復至是始城會州以西安城非六砦隸之未幾  
又以葭蘆砦爲晉寧軍 九月癸卯命御史點檢三  
省樞密院並依元豐舊制 丁未立賢妃劉氏爲皇

劉皇后

后妃多材藝被專寵旣構孟后章惇與內侍郝隨劉  
友端相結請妃正位中宮時帝未有儲嗣會妃生子  
茂帝大喜遂立焉時鄒浩方劾章惇不忠慢上之罪  
未報而劉后立浩上疏言立后以配天子安得不審  
今爲天下擇母而所立乃賢妃一時公議莫不疑惑  
誠以國家自有仁祖故事不可不遵用之爾蓋郭后  
與尚美人爭寵仁祖旣廢后并斥美人所以示公也  
及立后則不選于妃嬪而卜其貴族所以遠嫌所以  
爲天下萬世法也陛下之廢孟氏與郭后無以異果  
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抑或不然也二者必居一於  
此矣孟氏罪廢之初天下孰不疑立賢妃爲后及讀  
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又聞陛下臨朝慨嘆以爲國

朝陽之風



家不幸。至于宗景立妾。怒而罪之。于是天下始釋然不疑。今竟立之。豈不上累聖德。臣觀白麻所言。不過稱其有子。及引永平祥符事。以爲證。臣請論其所以然。若曰有子。可以爲后。則永平貴人未嘗有子也。所以立者。以德冠後宮故也。祥符德妃亦未嘗有子。所以立者。以鍾英甲族故也。又况貴人實馬援之女。德妃無廢后之嫌。迥與今日事體不同。頃年冬妃從享景靈宮。是日雷變甚異。今宣制之後。霖雨飛雹。自奏告天地宗廟以來。陰霤不止。上天之意。豈不昭然。考之人事。既如彼。求之天意。又如此。望不以一時改命爲難。而以萬世公議爲可畏。追停冊禮。如初詔行之。帝謂此亦祖宗故事。豈獨朕邪。蓋指真宗立劉德妃也。對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効其小疵。臣恐後世之責人無已者。紛紛也。帝變色。猶不怒。持其章。躊躇四顧。凝然若有所思。因付于外。明日章悖詆。浩狂妄除名。勒停羈管。新州尚書右丞黃履進曰。浩以親被拔擢之故。敢犯顏納忠。陛下遽出之。歿地。人臣將視以爲戒。誰復爲陛下論得失乎。幸與善地。不聽。初陽翟田畫議論。忼慨與浩以氣節相激。厲劉后立畫。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浩既得

田畫

田畫



王回

罪盡迎諸途。浩出涕盡。正色責之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歿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歿人哉？願君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為者未止。此浩茫然自失，謝曰：「君贈我厚矣。浩之將論事也，以告其友宗正寺薄王回。回曰：「事有大于此者乎？子雖有親，然移孝為忠，亦太夫人素志也。及浩南遷，人莫敢顧。回歛交遊錢與浩治裝往來經理，且慰安其母。邏者以聞，逮詣詔獄。眾為之懼，回居之晏如。御史詰之，回曰：「實嘗預謀，不敢欺也。因誦浩所上章幾二千言。獄上除名，停廢。回即徒步出都門，行數十里，其子追及，問以家事，不答。又有曾誕者，嘗三以書勸浩論孟后事，浩不報。及浩廢，誕作玉山主人對客，問以譏浩不能力諫孟后之廢，而俟朝廷過舉，乃言為不知幾云。御史中丞邢恕罷，恕內懷猜猾而外持正論，帝多嘉納。其言章惇恐其大用，切忌之。恕亦揣帝稍厭惇，因屢白惇短，惇遂構陷以罪，出知汝州。以安惇代之。閏月以黃履救鄒浩罷之。吐蕃隴拶復據青唐，王贍擊降之。詔以青唐為鄯州，邈川為湟州。初，贍征既降于王贍，而贍與總管王愍爭功，交訟于朝。於是青唐大酋心牟欽，趨迎溪巴溫入城，立木征之子隴拶為

曾誕

罷恕

不報及浩廢，誕作玉山主人對客，問以譏浩不能力諫孟后之廢，而俟朝廷過舉，乃言為不知幾云。御

史進一層，可謂愛人以德，有加無已。



主其勢復張瞻征大懼自髡爲僧以祈免熙河帥胡宗回督瞻進師瞻急攻隴拶及心牟欽氈等皆出降瞻入據其城詔以青唐爲鄯州瞻知州事邈川爲湟州王厚知州事 置看詳訴理局安惇言陛下未親政時奸臣置訴理所凡得罪熙豐之間者咸爲除雪歸怨先朝收恩私室乞取公案看詳從初加罪之意復依斷施行蔡卞勸章惇置局命中書舍人蹇序辰及安惇看詳由是重得罪者八百三十家士大夫或千里會逮天下怨疾有二蔡二惇之謠 子茂卒

冬十月甲寅日食既 十一月以綏德城爲軍 許夏人通好夏人屢敗遣其臣令能鬼名濟等來謝罪

且進誓表詔許其通好歲賜如舊自是西陲民少安

乙未詔諸州置教授者行三舍法考選升補悉如太學州許補上舍一人內舍二人歲貢之其上舍附太學外舍試中補內舍三試不升遣還其州其內舍免試補太學外舍生 是月河中猗氏縣民妻一產四男子

三年春正月丁未帝有疾不視朝己卯帝崩無子皇太后向氏哭謂宰臣曰國家不幸大行皇帝無嗣事須早定章惇抗聲曰在禮律當立母弟簡王似太后



定儲

曰老身無子諸王皆神宗庶子莫難如此分別惇復曰以長則申王似當立太后曰申王有目疾不可於次則端王佶當立惇曰端王輕佻不可以君天下言未畢曾布叱之曰章惇未嘗與臣商議如皇太后聖諭極當蔡卞許將相繼曰合依聖旨太后又曰先帝嘗言端王有福壽且仁孝于是惇默然乃召端王入即位于柩前羣臣請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后以長君辭帝泣拜移時乃許之端王神宗第十一子也

召端王

史臣曰哲宗以幼冲踐祚宣仁同政召用諸賢罷廢新法故元祐之政庶幾仁宗奈何熙豐舊姦姦去未盡已而媒孽復用卒假紹述之言務反前政報復善良馴致黨禍君子盡斥而國政益敝矣

注皇后

辛巳尊皇后劉氏為元符皇后 二月丁未立皇后王氏后開封人德州刺史璪之女 庚申以韓忠彥為門下侍郎黃履為尚書右丞忠彥入對陳四事曰廣仁恩開言路去疑似戒用兵太后納之自是忠直敢言知名之士稍見收用 移程頤于峽州 三月

移頤

詔弃鄆湟州以昇吐蕃初王瞻留鄆州縱所部剽掠兗衆攜貳心牟等結諸族帳謀反瞻擊破之悉捕斬城中羌積級如山瞻又諷諸羌酋籍勝兵者皆涅其

王瞻不終



苗履 姚雄

崔鷗

臂無應者錢羅結請歸帥本路為倡贍聽之去遂嘯聚數千人圍邈川夏衆十萬助之城中危甚苗履姚雄帥所部兵來援圍始解贍因弃青唐而還溪巴温與其子溪賒羅輒據之羣羌復合兵攻邈川王厚亦不能支朝論請並弃邈川且謂隴拶乃木征之子遂命知鄯州賜姓名曰趙懷德其弟邪辟勿丁吼曰懷義同知湟州加賧征懷遠軍節度使而貶贍于昌化軍厚于賀州胡宗回奪職知蘄州贍至穰縣自縊歿

辛卯以四月朔日當食詔求直言筠州推官崔鷗上書曰臣聞諫爭之道不激切不足以起人主意激切則近訕謫夫為人臣而有訕謫之名此讒邪之論所以易乘而世主所以不悟天下所以卷舌吞聲而以言為戒也臣嘗讀史見漢劉陶曹鸞唐李少良之事未嘗不掩卷興嗟矯然有山林不返之意比聞國家以日食之異詢求直言伏讀詔書至所謂言之失中朕不加罪蓋陛下披至情廓聖度以來天下之言如此而私秘所聞不敢一吐是臣子負陛下也方今政令煩苛民不堪擾風俗險薄法不能勝未暇一二陳之而特以判左右之忠邪為本臣生于中萊不識朝廷之士特怪左右之人有指元祐之臣為奸黨者



必奸人也。使漢之黨錮。唐之牛李之禍。將復見于今日。甚可駭也。夫毀譽者。朝廷之公議。故責授朱崖軍司戶司馬光。左右以爲奸。而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章惇。左右以爲忠。而天下皆曰奸。此何理也。臣請略言奸人之迹。夫乘時抵巇。以盜富貴。探微揣端。以固權寵。謂之奸可也。苞苴滿門。私謁踵路。陰交不逞。密結禁廷。謂之奸可也。以奇伎淫巧。蕩上心。以倡優女色。敗君德。獨操賞刑。自報恩怨。謂之姦可也。蔽遮主聽。排斥正人。微言者坐。以刺譏。直諫者陷。以指斥。以杜天下之言。掩滔天之罪。謂之奸可也。凡此數者。光有之乎。惇有之乎。夫有其實者。名隨之。無其實而有其名。誰肯信之。傳曰。謂狐爲狸。非特不知狐。又不知狸。是故以佞爲忠。必以忠爲佞。于是乎有繆賞濫罰。賞繆。罰濫。佞人徜徉如此。而國不亂。未之有也。光忠信直諫。聞於華夷。雖古名臣。未能遠過。而謂之奸。是欺天下也。至如惇。狙詐凶險。天下士大夫呼曰惇賊。貴極宰相。人所具瞻。以名呼之。又指爲賊。豈非以其孤負主恩。玩竊國柄。忠臣痛憤。義士不服。故賊而名之。指其實而號之。以賊邪。京師語曰。大惇小惇。殃及子孫。謂惇與御史中丞安惇也。小人譬之蝮蝎。其兇忍。



害人根乎天性隨遇必發天下無事不過賊陷忠良  
 破碎善類至緩急危疑之際必有反覆賣國跋扈不  
 臣之心比年以來諫官不論得失御史不劾奸邪門  
 下不駁詔令其持喑默以為得計昔李林甫竊相位  
 十有九年海內怨痛而人主不知頃鄒浩以言事得  
 罪大臣拱而觀之同列無一語者又從而擠之夫以  
 股肱耳目治亂安危所係而一切若此陛下雖有堯  
 舜之聰明將誰使言之誰使行之夫日者陽也食之  
 者陰也四月正陽之月陽極盛陰極衰之時而陰干  
 陽故其變為大惟陛下畏天威聽明命大運乾剛大  
 明邪正毋違經義毋鬱民心則天意解矣若夫伐鼓  
 用幣素服徹樂而無修德善政之實非所以應天也  
 帝覽而善之以為相州教授 召龔夬為殿中侍御  
 史陳瓘鄒浩為左右正言韓忠彥等薦之也御史中  
 丞安惇言鄒浩復用慮彰先帝之失帝曰立后大事  
 也中丞不言而浩獨敢言何為不可復用惇懼而退  
 陳瓘言陛下欲開正路取浩既往之善惇乃誑惑主  
 聽規騁其私若明示好惡當自惇始遂出惇知潭州  
 詔許劉摯梁燾歸葬錄其子孫 夏四月丁酉朔  
 日食詔赦天下復程頤為宣德郎任便居住頤還洛

召龔夬陳  
瓘鄒浩

錄摯燾後



復順

復純仁等  
官

用軾

劉安節

何文正

罷卞

甲辰以韓忠彥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李清臣  
 為門下侍郎蔣之奇同知樞密院事 丁巳復范純  
 仁等官時純仁在永州帝遣中使賜以茶藥諭之曰  
 皇帝在藩邸太皇太后在宮中知公先朝言事忠直  
 今虛相位以待不知日疾如何用何人鑿之純仁頓  
 首謝徙居鄧州在道拜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乙宮使  
 制詞有曰豈惟尊德尚齒昭示寵優庶幾鯁論嘉謀  
 日聞忠告純仁聞制泣曰上果用我矣歎有餘責既  
 又遣中使趣入覲純仁乞歸養疾帝不得已許之每  
 見輔臣問安否且曰范純仁得一識面足矣時蘇軾  
 亦自昌化移廉徙永更三赦復提舉成都玉局觀  
 乙丑賜禮部進士及第出身五百十八人是科得劉  
 安節 五月丙子詔復哲宗廢后孟氏為元祐皇后  
 初哲宗嘗悔廢后事歎曰章惇壞我名節至是太后  
 將復后位會布衣何文正上書言之遂降是詔自瑤  
 華宮還居禁中 乙酉蔡卞罷卞專托紹述之說上  
 欺天子下脇同列凡中傷善類皆密疏建白然後請  
 帝親札付外行之章惇雖巨姦然猶在其術中惇輕  
 率不思而卞深阻寡言論議之際惇毅然主持卞或  
 噤無一語一時論者以為惇迹易明卞心難見至是

通鑑卷之四十六 宋紀 哲宗七



龔夫論惇卞之惡大略以為管日丁謂當國號為恣睢然不過陷一寇準而已及惇則故老元輔侍從臺省之臣凡天下之所謂賢者一日之間布滿嶺海自有宋以來未之聞也當是時惇之威勢震于海內此陛下所親見蓋其立造不根之語文致惇逆之罪是以人人危懼莫能自保俾忠臣義士朽骨啣冤于地下子孫禁錮于炎荒海內之人憤悶而不敢言皆以歸怨先帝其罪如此尚何俟而不正典刑哉卞事上不忠懷奸深阻凡惇所為皆卞發之為力居多望采公論昭示譴黜未報臺諫陳師錫陳次升陳瓘任伯雨張庭堅等極論卞罪浮于惇乞正典刑以謝天下乃出知江寧臺諫論之不已遂以秘書少監分司池州 巳丑追復文彥博王珪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劉摯等三十三人官韓忠彥言之遂有是詔 六月陳瓘論邢恕矯誣定策之罪安置均州 秋七月丙寅朔奉皇太后詔罷同聽政丁卯上大行皇帝謚曰欽文睿武昭孝皇帝廟號哲宗 八月壬寅葬哲宗于永泰陵 九月甲子詔修哲宗實錄 辛未章惇罷惇為相專國復怨引蔡卞林希黃履來之邵張商英等居要地任言責由是正人無一得免歿者禍及

陳師錫

任伯雨

張庭堅

追復彥博

等官

罷邢恕

罷章惇



擢順

削安惇  
蹇序辰  
及章惇

罷京希

其孥屢興大獄以陷忠良天下嫉之及兼山陵使靈輿陷淖中踰宿而行臺諫豐稷陳次升龔夬陳瓘等劾其不恭罷知越州冬十月復以程順判西京國子監順既受命即謁告欲遷延為尋醫計既而供職門人尹焞深疑之順曰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然後惟吾所欲爾丙申安惇蹇序辰除名放章惇于潭州惇既罷知越州陳瓘等以為責輕復論惇在紹聖中置看詳元祐訴理局凡于先朝言語不順者加以釘足剝皮斬頸拔舌之刑其慘刻如此看詳之官如安惇蹇序辰等受大臣諷諭迎合紹述之意傳致語言指為謗訕遂使朝廷紛紛不已考之公論宜正典刑於是二人並除名放歸田里而貶惇武昌節度副使居潭州蔡京林希罷時侍御史陳師錫上疏言京卞同惡迷國誤朝而京好大喜功日夜結交內侍戚里以覬大用若果用之天下治亂自是而分祖宗基業自是而隳矣龔夬亦言蔡京治文及甫獄本以償報私仇始則上誣宣仁終則歸咎先帝必將族滅無辜以逞其欲臣料當時必有案牘章疏可以見其煅煉附會願考證其實以正奸臣之罪皆



召豐稷

未報會中丞豐稷召自河南初入對與京遇京謂之曰天子自外服召公中執法今日必有高論稷正色曰行自知之是日論京姦狀帝猶未納臺諫陳瓘江公望等相繼言之帝亦不聽稷曰京在朝吾屬何面目居此復力論之始出知永興軍言者不已乃奪職居杭州右司諫陳祐復論林希紹聖初黨附權要詞命醜詆之罪乃削端明殿學士徙知揚州 丁酉以

江公望

陳祐

韓忠彥曾布為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布初附章惇凡惇所為多布所建白及不得同省始與乖異元符中惇以士心不附欲薦引名士且乞正所奪司馬光呂公著等贈謚布以為無益沮之且奏人主操柄不可倒持今自丞弼以至言者知畏宰相不知畏陛下其意蓋欲傾惇會哲宗崩而止及帝即位銳意圖治廷進忠鯁布因力排紹聖之人而去之既拜相其第翰林學士肇引嫌出知陳州言于布曰兄方得君當引用善人翊正道以杜惇卜復起之萌而數月以來所謂端人吉士繼迹去朝所進以為輔佐侍從臺諫往往皆前日事惇卜者一旦勢異今日必首引之以為固位計思之可為慟哭比來主意已移小人道長進則必論元祐人於帝前退則盡排元祐

曾肇



通鑑卷四十六 宋紀 七  
人於要路。異時惇卞縱未至。一蔡京足以兼二人。可不深慮乎。布不能從。布之拜相也。御史中丞豐稷欲率臺屬論之。遂遷稷工部尚書。稷力乞補外。不允。謝表有內侍已成於怨府。佞人方剡於奏章之語。上問佞人爲誰。曰曾布。陛下斥布則天下事定矣。已未詔禁曲學。偏見妄意。改作以害國事者。十一月庚午。詔改明年元時。議以元祐紹聖均有所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朋黨遂改元爲建中靖國。詔下御史中丞王覲言。建中之名雖取。皇極然重襲前代。紀號非是。宜以德宗爲戒。時任事者多乖異。不同覲言。堯舜禹相授。一道堯不去。四凶而舜去之。堯不舉。元凱而舜舉之事。未必盡同。文王作邑於豐。而武王治鎬。文王關市不征。澤梁無禁。周公征而禁之。不害其爲善。繼善述神宗作法于前。子孫當守于後。至於時異事殊。須損益者。損益之於理。固未爲有失也。當國者忿其言。遂改爲翰林學士。由是邪正襍進矣。初曾布密陳紹述之說。帝不能決。以問給事中徐勣。勣對曰。聖意得非欲兩存乎。天下之事。有是與非。朝廷之人。有忠與佞。若不考其實。姑務兩存。臣未見其可也。戊寅。以安燾知樞密院事。庚辰。黃履罷。己丑。置春秋博

徐勣



范純禮

士辛卯以范純禮為尚書左丞出宮女六十九人

十二月甲辰詔修國朝會要 是月女真攻阿疎城

取之 程之邵召對帝詢以馬政之邵言戎俗食羶

馬政

飲酪故貴茶而病于難得願禁沿邊鬻茶以蜀產易

戎馬詔從之易馬萬匹

宋元通鑑卷第四十七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四十七 辛巳一年

徽宗一

元旦災異

建中靖國元年春正月壬戌朔有流星光燭地自西

南入尾抵距星是夕有赤氣起東北且西南中函白

氣將散復有黑禊在旁右正言任伯雨言正歲之始

建寅之月其卦為泰年方改元時方孟春而赤氣起

於暮夜之幽以一日言之日為陽夜為陰以四方言



之東南爲陽西北爲陰以五色推之赤爲陽黑與白  
爲陰以從事推之朝廷爲陽宮禁爲陰中國爲陽夷  
狄爲陰君子爲陽小人爲陰此宮禁陰謀下干上之  
證也。漸衝正而西散爲白而自主兵此夷狄竊發之  
證也。天心仁愛以災異爲警戒願陛下進忠良紂邪  
佞正名分擊茲惡使小人無得生犯上之心則災異  
可變爲休祥矣。又言比日內降寢多或恐矯傳制命  
漢之鴻都賣爵唐之墨敕斜封此近監也。范純仁  
疾革以宣仁后誣謫未明爲恨呼諸子口占遺表其  
畧云蓋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  
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又云唯宣仁之誣謫未明  
致保佑之憂勤不顯又云未解疆場之嚴幾空帑藏  
之積有城必守得地難耕又勸帝清心寡欲約已使  
民絕朋黨之論察邪正之歸凡八事癸亥純仁卒純  
仁字堯夫初以父仲淹任爲太常寺太祝舉進士以  
至輔相刻意名節難進易退憂國愛君不以利害得  
喪二其心雖屢黜廢志氣彌勵其在朝廷專務獎進  
人才故天下善類視其用舍以爲消長性度易簡不  
事矜莊議論平恕不爲已甚世謂使其言行于熙寧  
元豐時後必不至紛更盡申於元祐中必無紹聖大



臣讐復之禍。此其德器固由于天成而學問之功得于家庭師友者。蓋寔有自。初胡瑗孫復石介李覲皆在仲淹之門。純仁日從之游。晝夜講肄。日進于高明。而富貴功名之習。一切除去。故其所就如此。嘗自言曰。忠恕二字。一生受用不盡。每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親族有請教者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君子以為格言。卒年七十五。上聞訃。痛悼。謚曰忠宣。甲戌。皇太后向氏崩。謚欽聖憲。肅追尊太妃陳氏為欽慈皇后。陳氏帝生母也。遼耶律洪基歿于混同江行宮。年七十。孫延禧即位。是為天祚皇帝。改元。軋統。詔為耶律乙辛所誣。陷者復其官爵。籍沒者出之。流放者還之。尋尊其考昭懷太子濬為大孝順聖皇帝。廟號順宗。妣蕭氏曰貞順皇后。誅乙辛黨。徙其子孫于邊。癸辛得里特之墓。剖棺戮尸。以其家屬分賜被殺之家。二月乙巳。出內庫及諸路常平錢各百萬。備河北邊儲。丁巳。貶章惇。初任伯雨論章惇久竊朝柄。迷國罔上。毒流縉紳。乘先帝變故。倉卒輒逞異志。睥睨萬乘。不復有臣子之恭。向使其計得行。將寘陛下與

陳皇后

遼改元僭廟號

貶惇

萬乘不復有臣子之恭。向使其計得行。將寘陛下與



通鑑卷四十七 宋紀 徽宗

皇太后於何地若貸而不誅則天下大義不明大法不立矣臣聞非使言去年遼主方食聞中國黜惇放箸而起稱善者再謂南朝錯用此人非使又問何為只若是行遣以此觀之不獨孟子所謂國人皆曰可殺雖蠻貊之邦莫不以為可殺也章八上未報會臺諫陳瓘陳次升等復極論之乃貶惇為雷州司戶參軍初蘇轍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惇又以為強奪民居下州追民究治以僦券甚明乃止至是惇問舍于民民曰前蘇公來為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後徙睦州死初惇之入相也妻張氏病且歿囑之曰君作相幸勿報怨既祥惇語陳瓘曰惇亡不堪奈何瓘曰與其悲傷無益曷若念其臨絕之語邪惇無以對三月罷權給事中任伯雨伯雨初為右丞言半歲之間凡上一百八疏大臣畏其多言俾權給事中密諭以少默即為真伯雨不聽抗論愈力時曾布欲和調元祐紹聖之人伯雨言人才固不當分黨與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者蓋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唐德宗坐此致播遷之禍建中乃其紀號不可以不戒既而欲劾布布覺之徙為度支員外郎夏

惇死徙所張氏

罷伯雨

各進其君子各退其小人則無雜進之嫌若紹聖皆小人世何調停之有

通鑑卷四十七 宋紀 徽宗



布誦主  
盟

四月辛卯朔日食 壬寅詔諸路疑獄當奏而不奏者科罪不當奏而輒奏者勿坐著為令 五月辛酉朔大雨雹 丙寅葬欽聖憲肅向皇后欽慈陳皇后于永裕陵時趙挺之拜御史中丞為后陵儀仗使曾布以使事聯職知禁中密旨諭使建議紹述于是挺之排擊元祐諸人不遺餘力遂得進用 庚辰蘇頌卒頌字子容泉州人移徙潤州舉進士相哲宗每進讀至弭兵息民必反復條奏平生未嘗以私事干人主每聞前輩善言終身佩服尤記國朝典故蓋亦賢相云 六月戊午尚書右丞范純禮罷時韓忠彥雖首相而曾布專政漸進紹述之說諷中丞趙挺之排擊元祐諸臣純禮從容言于帝曰邇者朝廷命令莫不是元豐而非元祐以臣觀之神宗立法之意固善更推行之或有失當以致病民宜仁聽斷一時小有潤色蓋大臣識見異同非必盡懷邪為私也今議論之臣有不得志故挾此以間口以元豐為是則欲賢元豐之人以元祐為非則欲斥元祐之士其心豈恤國事直欲快私忿以售其姦不可不深察也純禮沉毅剛正曾布憚之謂駙馬都尉王誥曰上欲除君承旨范右丞不可誥怒會誥館遠使純禮主宴誥誣其

怒王誥以  
斥純禮



輒斥御名遂罷知潁昌府 帝初政虚心納諫海內  
想望庶幾慶曆之治曾布入相遂右紹述諫官陳祐  
六疏劾之不從賜罷降敕以觀望推引責之右司諫  
江公望聞而求對面請其故上曰祐意在逐布引李  
清臣爲相耳公望言臣不知其它但近者易言官者  
三逐諫官者七非朝廷美事因袖疏力言豐祐政事  
得失且曰陛下若自分彼此必且起禍亂之源上意  
感格業從之矣會前太學博士范致虛上書言太學  
取士法不當變且言臣讀聖製泰陵挽章曰因紹裕  
慶曆此陛下孝弟之本心也臣願守此而已 江公  
望又上疏言自先帝有紹述之意輔政非其人以媚  
於已爲同忠於君爲異借威柄以快私隙使天下騷  
然泰陵不得盡繼述之美元祐人才皆出於熙豐培  
養之餘遭紹聖鼠逐之後存者無幾矣神考與元祐  
之臣其先非有射鉤斬祛之隙也先帝信仇人而黜  
之陛下若立元祐爲名必有元豐紹聖爲之對有對  
則爭興爭興則黨復立矣陛下改元詔旨亦稱思建  
皇極端好惡以示人本中和而立政皇天后土實聞  
斯言今若渝之奈皇天后土何帝嘗以示范純禮純  
禮贊之乞褒遷公望以勸來者會蔡王府相告有不



罷公望

可恨可惜

遜語及于王公望乞勿以無根之言加諸至親遂坐  
 罷 秋七月丙戌安燾罷時燾密奏紹聖元符以來  
 用事者假紹述之虛名以誑惑君父上則欲固位而  
 挾私讐下則欲希進而肆朋附并爲一談牢不可破  
 彼自爲謀則善矣未嘗有毫髮爲朝廷計也當熙寧  
 元豐間內外府庫無不充衍自紹聖元符以來傾府  
 庫竭倉廩以供開邊之費願陛下罷無益之人厚公  
 私之積早計而預圖之則天下幸甚又言東京黨禍  
 已萌願戒履霜之漸語尤激切上不悅遂自樞密院  
 出知河陽府以蔣之奇知樞密院章粲同知院事丁  
 亥蘇軾卒于常州軾字子瞻眉州人初好賈誼陸贄  
 書繼乃好莊子其爲文得于天成獨步一世晚作易  
 傳書傳論語說發孔氏之秘多先儒所未發平生篤  
 于孝友輕財好施見義勇爲不顧其害用此數困于  
 世然終無遺恨疾革問以後事不答湛然而逝吳越  
 之人皆咨嗟出涕 八月陳瓘上疏言臣嘗乞別修  
 神宗實錄以成一代之典而不聞施行蓋紹聖史臣  
 今爲宰相故也不報瓘議論持平務存大體不以細  
 故藉口未嘗及人掩昧之過時兼權給事中曾布專  
 主紹述取王安石熙寧間所記日錄以爲依據欲引



權附已使人語權謂將去權即真當大用之權語子  
正彙曰吾與宰相議事多不合。今若此。是欲以官爵  
相餌也。若受其薦。進復有異同。則公議私恩。兩有愧  
矣。吾有一書論其過。將投之以決去就。汝其書之。且  
曰。郊恩不遠。恐失汝官。奈何。正彙願為父書。不願得  
官。權喜。明日持書入省。布使數人。邀相見。甫就席。遽  
出書投之。其書曰。權聞之古賢。未嘗無過。周公孔子  
顏淵。皆有過也。子路聞過則喜。所以為聖賢之徒。成  
湯改過不吝。所以為百世之師。故曰。過而能改善。莫  
大焉匹夫改過。善在一身。大臣改過。福及天下。足下  
德隆功大。四海之內。所贊頌然。謂足下無過。則不可  
尊私史。而歷宗廟。緣邊費而壞先政。此一者。足下之  
過也。違神考之志。壞神考之事。在此二者。天下所共  
知。而聖主不得聞其說。蒙蔽之患。孰大於此。權之所  
撰日錄。辨一篇已進之於上。足下試一讀之。則所謂  
尊私史。而歷宗廟者。可見矣。權去年所論陝西河東  
事。未盡詳悉。近守無為。奉行朝廷詔敕。乃知天下根  
本之財。皆已運於西邊。比緣都司職事。看詳內帑。劄  
子因述其事。名曰國用須知。已進之於上。足下試一  
讀之。則所謂緣邊費而壞先政者。可見矣。主上修繼



述之效足下乃違志壞事以爲繼述自今日已往其  
効漸見所以誤吾君者不亦大乎効之速者尤在於  
邊費熙寧條例司之所講元豐右曹之所守舉朝公  
卿無如足下最知其本末今足下獨擅政柄首壞先  
烈彌縫壅蔽人未敢議它日主上因此兩事以繼述  
之事問于足下足下將何以爲對當此之時足下雖  
有腹心之助恐亦不得高枕而臥也且邊事之費外  
則帥臣內則宰相帥臣知一方之事而已雖竭府庫  
之財而傾之不可責也至于宰相之任則異乎此矣  
豈可以知天下廣竭而恬不息因壞先政因務蔽蒙  
足下欲辭其過可乎瓘比緣稟事聞足下之言指尚  
書省爲道揆之地瓘謂足下此言失矣三省長官宜  
守法而已若夫道揆天子三公之事豈太宰之所得  
預乎兩年日食之變皆在正陽之月此乃臣道大強  
之應亦足下之所當畏也宜守而揆豈抑畏之謂乎  
周官曰居寵思危今天下旱蝗方數千里天變屢作  
人心憂懼邊費壞敗國用耗竭而足下方且以爲得  
道揆之體可謂居寵而不思危矣足下於瓘有薦進  
之恩瓘不敢負是以論吉凶之理獻先甲之言冀有  
補于足下若足下不答其心拒而不受則今日之言



謂之負恩可也。負與不負在瓘。察與不察在足下。事君之位無高下。各行其志。孰得而奪之乎。瓘去年九月三日上封章。皆乞奏知東朝。所以尊人主而抑外家也。欽聖未見察。則瓘被貶黜。後來慈意開悟。則瓘得牽復。人主察孤臣之盡忠。欽聖知忠言之有補。母慈子孝。主聖臣直。此國家兩全之道。廟社無疆之福也。今欽聖納忠之美。未白于天下。而諫官不二之心。得罪於廟堂。協持之風。甚於去歲。乖離之論。倡自大臣。所以厚欽慈者。果在此乎。瓘前日辭都司之命。而足下未許其去者。足下必有以處瓘矣。此士大夫之所共論也。主上念欽聖納忠之意。察孤臣不二之心。獎勸之恩。至深至厚。瓘欲擇死。所以圖報效。無負於人主。無愧於外家。一身之安危。豈暇恤哉。然則今日之言。安知不見察於足下也。足下深思而已。瓘不敢供要職。重取煩言。又不忍嘿嘿而去。惟足下留聽。布讀之大怒。且嘻笑。謂曰。此書它人得之。必怒。布則不然。雖十著不較也。瓘退。即錄所上布書及所嘗著日錄。辨國用須知。以狀申三省。曰。瓘不達大體。觸忤大臣。伏乞敷奏。早行竄黜。上臨朝。謂布曰。卿一向引瓘。瓘如此報恩。邪。初議竄徙。韓忠彥曰。瓘言誠。過若責。



黜瓘

傅楫

王古

罷補之

求遺利何  
異沿門之  
鉢

之太重則更以此得名曾布必能容之也遂黜瓘知  
 秦州尋謫合浦瓘始著合浦尊堯集為十論盡辨其  
 所紀載猶未證言王安石之非及非歸又著四明尊  
 堯集為八門曰聖訓曰論道曰獻替曰理財曰邊機  
 曰論兵曰處已曰寓言始條分而件析之無婉辭矣  
 中書舍人傅楫罷會布自以為楫有汲引恩冀其  
 助已楫歸然守正凡命令不當必極言之又嘗論救  
 王古范純禮布滋不悅出知亳州 晁補之罷管師  
 仁謂蘇轍皆深毀先帝而補之與黃庭堅皆其門下  
 士不可聚於朝出知河中府 九月己巳詔諸路轉  
 運提舉司及諸州軍有遺利可以講求及冗負浮費  
 當裁省者詳議以聞 冬十月乙未李清臣罷清臣  
 與韓忠彥有姻好忠彥唯其言是聽范純禮之罷雖  
 由于曾布亦其謀也至是與布忤御史彭汝霖承布  
 旨論之遂出知大名 召陸佃為禮部侍郎佃上疏  
 曰近時士大夫相傾競進以善求事不切邪此為精神以能許  
 人為風采以忠厚為重遲以靜退為卑弱相師成風  
 莫之或止正而救之實在今日夫善續前人者不必  
 因所為否者廢之善者揚焉元祐紛更是知廢之而  
 不知揚之之罪也紹聖稱頌是知揚之而不知廢之



之過也願咨謀仁賢詢考政事惟其當之為貴大中  
 之期亦在今日也遂命修哲宗實錄遷吏部尚書拜  
 尚書右丞 遼女真部節度使頗刺淑死阿骨打嗣  
 先是女真歲以北珠貂皮良犬及俊鷹海東青貢於  
 遼海東青者小而健能擒天鵝爪白者尤以為異出  
 於女真之東北遼主酷愛之其地有鐵勒等五國每  
 歲大寒遼主必發使來趣女真發甲馬數百人至五  
 國界即巢穴取之往往爭戰而得國人厭苦 十一  
 月庚申以陸佃為尚書左丞溫益為尚書右丞益初  
 知潭州凡逐臣在其境內如鄒浩范純仁劉奉世韓  
 川呂希純呂陶輩率為所侵困用事者悅之 復召  
 蔡京為翰林學士承旨初供奉官童貫性巧媚善策  
 人主微指先事順承以故得幸及詣三吳訪書畫奇  
 巧留杭累月蔡京與之游不舍晝夜凡所畫屏障扇  
 帶之屬貫日以達禁中且附語言論奏於帝所由是  
 帝屬意用京左階道錄徐知常以符水出入元符皇  
 后所太學博士范致虛與之厚因薦京才可相知常  
 入宮言之由是宮妾宦官眾口一詞譽京遂起京知  
 定州改大名會韓忠彥與曾布交惡布謀引京自助  
 乃有是召京首論二事其一言神宗一代之史非紹



聖無以察正元祐之詆謫今復詔參修是紛更也願  
令史官條具紹聖之所以掩蔽者示天下其二言元  
祐置訴理所以雪先朝得罪之人紹聖命安惇蹇序  
辰駁正固當然耳二人乃坐除名如此則訴理爲是  
矣夫二臣之罪不除則兩朝之謫終在疏奏上益嚮  
之庚辰詔改元曾布主于紹述請改明年元爲崇寧  
帝從之 初鄧綰之子洵武爲起居郎恐不爲清議  
所容常圖所以求知于上因入對言陛下乃神宗子  
今相忠彥乃琦之子神宗行新法以利民琦嘗論其  
非今忠彥更神宗之法是忠彥爲人臣尚能紹述其  
父之志陛下爲天子反不能紹述先帝也必欲繼志  
述事非用蔡京不可又曰陛下方紹述先志羣臣無  
助者乃作愛莫助之之圖以獻其圖如史紀年表例  
旁行七重別爲左右左曰元豐右曰元祐自宰相執  
政侍從臺諫郎官館閣學校各爲一重以能助紹述  
者序于左執政中惟溫益蔡京一二人餘不過三四  
若趙挺之范致虛王能甫錢適之屬而已其序于右  
者則舉朝輔相公卿百執事咸在皆指爲害政不欲  
紹述者帝出以示曾布而揭去左方一姓名布請之  
帝曰蔡京也洵武謂非相此人不可以與卿不同故



去之布曰洵武既與臣見異臣安敢與議明日改付  
溫益益欣然奉行請相蔡京而籍異論者於是善人  
皆不見容而帝決意相京矣乃進洵武中書舍人給  
事中兼得講 罷禮部尚書豐稷稷初自河南以左  
諫議大夫召道除御史中丞入對與蔡京遇京越班  
揖曰天子自外服召公爲中執法今日必有高論稷  
正色荅曰行自知之是日論京奸狀既而陳瓘江公  
望皆言之未能動稷語陳師錫等曰京在朝吾屬何  
面日居此擊之不巳京遂去翰林時宦官漸盛稷懷  
唐書仇士良傳讀於帝前讀數行帝曰已諭稷爲若  
不聞者讀畢乃止曾布得助嬖暱將拜相稷約其僚  
共論之俄轉工部尚書兼侍讀布遂相稷謝表有佞  
臣之語帝問爲誰對曰曾布也陛下斥之外郡則天  
下事定矣改禮部論宋用臣不當賜美謚不爲書敕  
哲宗升祔議功臣配享稷以爲當用司馬光呂公者  
或謂二人嘗得罪不可用稷曰止論其有功於時爾  
如唐五王豈非得罪於中宗何嫌於配享又言陛下  
以建中靖國紀元臣謂尊賢納諫舍已從人是謂建  
中不作奇技淫巧毋使近習招權是謂靖國以副體  
元謹始之義禁內織錦緣宮簾爲地衣稷言仁宗舍



復怨尚英

禡用黃繩服御用縑緞宜守家法。詔罷之。稷盡言守  
 正帝待之厚將處之尚書左丞而積忤貴近出知蘇  
 州。十二月邢恕呂嘉問路昌衡安惇蹇序辰蔡卞  
 並復宮觀尋與郡召張商英赴闕。時有宿儒曰徐  
 常持節河朔風采隱然重于時然持論與時大異曾  
 布惡之然無可罪也會市肆有刻武夷先生集者乃  
 常所為文布之子紆偶售得之首篇乃熙寧間上王  
 安石書詆常平法者紆以置几案間不為意布偶入  
 見之遂奏于上且謂常元未嘗上此書特沽流俗之  
 名耳言者從之遂免所居官

宋元通鑑卷第四十七



宋元通鑑卷第四十八

明賜進士前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四十八

起壬午至癸未凡二年

徽宗二

崇寧元年春正月丁丑太原等十一郡地震彌旬晝  
夜不止壞城壁屋宇人畜歿者甚衆 二月戊戌詔  
士有懷抱道德久沉下僚及學行兼備可勵風俗者  
待制以上各舉所知二人 虛文 辛丑太妃朱氏卒謚曰  
欽成皇后祔葬永裕陵哲宗生母也 以蔡確配享

朱皇后



哲宗廟庭 三月命宦者童貫置局于蘇杭造作器

用曲盡其巧牙角犀王金銀竹藤裝畫糊抹雕刻織

繡諸色匠日役數千而材物所須悉科于民民力重

罷忠彥

困 夏五月庚申韓忠彥罷忠彥為相召還流人進

用忠謹之士張廷監陳瓘鄒浩龔夬江公望常安民

張舜民

任伯雨陳次升陳君錫張舜民等皆居臺諫翕然稱

為得人然與曾布不協至是左司諫吳材右正言王

能甫附布論忠彥變神考之法度逐神考之人材遂

吳材王能甫與黨

罷知大名府 吳材王能甫等復舉元祐黨籍以排

斥諸賢諫議大夫彭汝霖言諸人罪狀已經紹聖黜

削案籍具在昨元符末敘復太優曾布用其說具姓

名以進乃詔司馬光呂公著文彥博呂大防梁燾范

奪光等官

純仁劉摯王巖叟王存傅堯俞鄭雍以下四十四人

各奪官有差惟韓維孫固以神考潛邸舊臣獲免尋

詔毀范純仁神道碑 已卯陸佃罷時詔元祐并元

符末今來責降人除韓忠彥曾任宰相安燾曾任執

政王覲豐稷見任侍從官外蘇轍范純禮劉奉世范

純粹劉安世賈易呂希純張舜民陳次升韓川呂仲

甫張來歐陽棐呂希哲劉唐老吳安詩黃庭堅黃隱

畢仲游常安民劉當時孔平仲徐常王鞏張保原晁



補之商倚張庭堅謝良佐韓跋馬琮陳彥默李祉陳  
祐任伯雨陳郭朱光裔蘇嘉鄭俠劉昱魯君旣陳瓘  
龔夬汪衍余爽湯馘程頤朱光庭張吳張士良曾燾  
趙約譚宸楊偁陳佺張琳裴彥臣凡五十餘人並令  
三省籍記不得與在京差遣又詔司馬光等二十一  
人子弟毋得官京師陸佃與曾布比而持論近恕每  
欲參用元祐人材尤惡奔競嘗曰人才無大相遠當  
以資歷序進少緩之則士知自重矣又曰今天下勢  
如人大病向愈當以藥餌輔養之須其安平苟爲輕  
事改作是使之騎射也會御史請更懲元祐餘黨佃  
言于帝曰不宜窮治乃下詔云元祐諸臣各已削秩  
自今無所復問言者亦勿輒言揭之朝堂言者用是  
論佃名在黨籍不欲窮治正恐自及耳遂罷知亳州  
尋卒佃字農師山陰人家貧苦學映月讀書舉進士  
歷官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善屬文尤精於禮家名  
數之說 庚辰以許將溫益爲門下中書侍郎蔡京  
趙挺之爲尚書左右丞京素與屯田員外郎孫礪善  
礪嘗曰蔡子貴人也然才不勝德恐貽天下憂及是  
京謂之曰我若用于天子願助我礪曰公誠能謹守  
祖宗之法以正論輔人主示節儉以先百吏而絕口

罷佃

孫礪



不言兵。天下幸甚。京默然。六月癸丑，詔倣唐六典，修神宗所定官制，封伯夷為清惠侯，叔齊為仁惠侯。閏月壬戌，曾布罷。布初用王安石薦，在神宗時凡上前所言，皆安石所欲建明也。又上書欲神宗專任安石，以刑罰脇制天下，使無敢言。哲宗親政，宰相章惇托紹述以快私忿，布贊之甚力。惇興大獄，無能救解，或陰擠之。惇逐而布總右揆，欲以元祐兼紹聖而行。故逐蔡京，至崇寧初，知上意所向，又力排韓忠彥而專其政，引京以自助。京懷舊恨，與布大異。會布擬陳祐甫為戶部侍郎，祐甫之子廸布之愛婿也。京言布以爵祿私其所親，布忿辯久之，聲色俱厲。溫益叱之曰：曾布上前安得失禮？帝不悅。殿中侍御史錢適言布援元祐之姦黨，擠紹聖之忠賢，於是布請罷，遂出知潤州。秋七月戊子，以蔡京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制下之日，賜坐延和殿，命之曰：神宗創法立制，中道未究，先帝繼之，兩遭簾帷變更，國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今特相卿，其將何以教之？是時四方承平，府庫盈溢，京倡為豐亨豫大之說，視官爵財物如糞土，累朝所儲，大都掃地矣。上嘗出玉璣玉卮以示輔臣，曰：朕此器久就深懼，人言故未用。爾京

相京



邊豩木妖  
皆胎于是

樂

曰陛下當享太平之奉區區玉器何足道哉 已丑  
焚元祐法 甲午詔置講議司於都省蔡京起於逐  
臣一旦得志天下拭目所爲而京陰託紹述之柄箝  
制天子用熙寧條例司故事即都省置講議司自爲  
提舉講議熙豐已行法度及神宗欲爲而未暇者以  
其黨吳居厚王漢之等十餘人爲僚屬取政事之大  
者講議之凡所設施皆由是出而法度屢變無常矣  
詔以大樂之制訛謬殘闕樂器敝壞制度不齊秦  
漢之後樂經散亡箏筑阮秦晉之樂也乃列于琴瑟  
之間熊態按梁隋之制也乃設於宮架之外笙不用  
匏舞不象成曲不協譜諸儒自相非議不足取法議  
樂之臣無所據依乃博求知音之士於天下於是  
有魏漢津者本蜀黥卒自言師事唐仙人李良授以鼎  
藥之法皇祐中與房庶俱以善樂薦時阮逸方定黍  
律不獲用漢津至是年九十餘矣蔡京復薦之乃得  
召見獻樂議曰聲有太有少太者清聲陽也天道也  
少者濁聲陰也地道也中聲在其間人道也合三才  
之道備陰陽奇耦然後四序可得而調萬物可得而  
理當時以爲迂怪蔡京獨神之或言漢津本范鎮之  
役稍窺見其制作而京託之於李良云 詔杭州明

去



張耒

州置市舶司 庚子章棻罷辛亥復罷春秋博士  
竄張耒言者謂耒向聞蘇軾亡出已俸飯僧編素爲  
位而哭是軾黨也詔謫黃州安置 八月甲戌蔡京  
請興學貢士縣學生選考升諸州學州學生每三年  
貢太學考分三等入上等補上舍入中等補上舍下  
等入下等補內舍餘居外舍諸州軍解額各以三分  
之一充貢士京又請建外學乃詔即京城南門外營  
建賜名辟雍外圓內方爲屋千八百七十二楹太學  
專處上舍內舍生而外學則處外舍生士初貢至皆  
入外學經試補入上舍內舍始得進處太學太學外  
舍亦令出居外學于是上舍至二百人內舍六百人  
外舍三千人 已卯以趙挺之張商英爲尚書左右  
丞商英爲中書舍人謝表歷詆元祐諸賢及任翰林  
學士草蔡京拜相制極其褒美故京引之 復令進  
士兼試律復紹聖役法 九月己亥立黨人碑于端  
禮門籍元符末上書人分邪正等黜陟之時元祐元  
符末羣賢貶竄歿徙者畧盡蔡京猶未愜意乃與其  
客強浚明葉夢得籍宰執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呂  
公亮呂大防劉摯范純仁韓忠彥王珪梁燾王巖叟  
王存鄭雍傅堯俞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李

夢得有才  
何遠至此



清臣蘇轍劉奉世范純禮安燾陸佃曾任待制以上  
官蘇軾范祖禹王欽臣姚勔顧臨趙君錫馬默王蚡  
孔文仲孔武仲朱光庭孫覺吳安持錢勰李之純趙  
彥若趙高孫升李周劉安世韓川呂希純曾肇王覲  
范純粹王畏呂陶王古陳次升豐稷謝文瓘鮮于侁  
賈易鄒浩張舜民餘官程頤謝良佐呂希哲呂希績  
晁補之黃庭堅畢仲游常安民孔平仲司馬康吳安  
詩張耒歐陽棐陳瓘鄭俠秦觀徐常湯誠杜純宋保  
國劉唐老黃隱王鞏張保源汪衍余爽常立唐義問  
余卞李格非商倚張庭堅李祉陳佑任伯雨朱光裔  
陳郭蘇嘉龔夫歐陽中立吳儔呂仲甫劉當時馬琮  
陳彥劉昱魯君貺韓跋內臣張士良魯燾趙約譚裔  
王侁陳詢張琳裴彥臣武臣王獻可張巽李備胡凡  
百二十人等其罪狀謂之姦黨請御書刻石于端禮  
門京等復請下詔籍元符末日食求言章疏及熙寧  
紹聖之政者付中書定爲正上正中正下三等邪上  
邪中邪下三等于是鍾世美以下四十一人爲正等  
悉加旌擢范柔中以下五百餘人爲邪等降責有差  
又詔降責人不得同州居住崔鷗以邪等免所居官  
居鄰城治地數畝爲婆婆園屏處十餘年人無貴賤



長少悉尊師之 冬十月癸亥蔣之奇罷 甲戌復  
廢元祐皇后孟氏時元符皇后閣宦者郝隨諷蔡京  
再廢元祐皇后京未得間既而昌州判官馮澥上書  
論復后爲非於是御史中丞錢適殿中侍御史石豫  
左膚連章論韓忠彥等乘一布衣何大正狂言復瑤  
華之廢后掠流俗之虛美當時物議固已洶洶乃至  
疎逃小臣詣闕上書忠義激切則天下公議從可知  
矣望詢考大臣斷以大義無牽于流俗非正之論以  
累聖朝京與許將溫益趙挺之張商英皆主臺臣之  
說請如紹聖三年九月詔書帝不得已從之詔罷元  
祐皇后之號復出居于瑤華宮且治元符末議復后  
號者除宰臣韓忠彥曾布官追貶李清臣雷州司戶  
參軍黃履邠州團練副使安置翰林學士曾肇御史  
中丞豐稷諫臣陳瓘龔夬等十七人于遠州 擢馮  
澥鴻臚寺主簿 戊寅以蔡卞知樞密院事 遼將  
蕭海里叛遼亡入女真阿典部遣其族人幹達刺至  
女真約同舉兵節度使盈哥執之會遼主命盈哥討  
海里盈哥募兵得千餘人兄子阿骨打曰有此甲兵  
何事不可圖也遂次混同水蓋先是女真甲兵未嘗  
滿千也至是遼兵追海里者數千人而不能克盈哥

降貶忠彥等

遼將蕭海里



謂遼還爾軍我當獨取海里遂使阿骨打與戰執而殺之因大破其黨函海里首獻于遼遼主大喜錫予加等盈哥自是知遼兵之易與益自肆矣 十一月癸巳置西南兩京宗正司及敦宗院分處宗室非祖免者戊申子楷封高密郡王 十二月癸丑蔡京論前宰執韓忠彥等議弃湟州失策因薦高永年王厚爲帥 辛酉追謚哲宗子茂爲獻愍太子初鄒浩召自新州入對帝首及諫立后事獎歎再三詢諫少安在對曰已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在此乎異時姦人妄出一緘則不可辯矣蔡京用事乃使其黨僞爲浩疏有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以爲己出欺人可也詎可以欺天乎之語帝詔暴其事遂追冊茂爲太子而竄浩于昭州 丁丑詔邪說陂行非先聖賢之書及元祐學術政事並勿施用

竄浩

二年春正月乙酉安置任伯雨等十二人于遠州蔡京蔡卞怨元符末臺諫之論已悉陷以黨事同日貶竄任伯雨昌化軍陳瓘廉州龔夬化州陳次升循州陳師錫郴州陳祐澧州李深復州江公望南安軍常安民溫州張舜民商州馬洧吉州豐稷台州初蔡京帥蜀張庭堅在其幕府及入相欲引以自助庭堅不

李深

馬洧

張庭堅



從京恨之至是亦編管于象州 誠徽二州蠻納土  
 加舒亶龍圖閣待制初舒亶知南康軍辰溪蠻叛蔡  
 京使知荆南以開拓邊土至是亶奏知誠徽州楊晟  
 臻等二千餘人並納土詔加亶待制羣臣表賀未幾  
 曲赦兩路改誠為靖州徽為蔚竹縣 壬辰溫益卒  
 益字禹弼泉州人舉進士尋附會蔡京歷官中書侍  
 郎仕宦從微至顯無片善可紀至其狡譎傳合蓋天  
 性然也 以綦崇禮為工部員外郎召試政事堂辭  
 翰奇偉拜中書舍人 丁未以蔡京為尚書左僕射  
 兼門下侍郎 二月尊元符皇后劉氏為皇太后宮  
 名崇恩詔立殿中監尚食尚藥尚醞尚米尚輦凡六  
 局 復推茶法茶自嘉祐通商熙寧中李稷提舉成  
 都茶場稍復推法而利復歸于官至是蔡京請荆湖  
 江淮兩浙福建七路所產茶悉仍舊禁推即產茶州  
 郡隨所置場申商人園戶私易之禁詔從之 三月  
 乙酉詔黨人子弟毋得至闕下尋又詔元符末上書  
 進士充三舍生者罷歸以元祐學術聚徒傳授者監  
 司覺察必罰無赦元符上書邪等人亦無得至京師  
 丁亥策進士于集英殿賜霍端友等五百三十八  
 人及第出身有差其嘗上書在正等者升甲邪等者



李階

黃定等

毀像

毀文集

張繹

壞鹽鈔法

黜之時李階舉禮部第一階深之子陳瓘之甥也特  
 奏名安忱對策言使黨人之子階魁南宮多士無以  
 示天下遂奪階出身而賜忱第忱惇兄也又黃定等  
 十八人皆上書邪等上臨軒召謂之曰卿等攻朕短  
 可也神宗哲宗何負于卿等亦並黜之 夏四月丁  
 卯詔毀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范純仁劉摯范百祿  
 梁燾鄭雍趙瞻王巖叟十人景靈宮繪像乙亥詔毀  
 范祖禹唐鑑及三蘇黃庭堅秦觀文集 戊寅以趙  
 挺之為中書侍郎張商英吳居厚為尚書左右丞安  
 惇同知樞密院事 除故直秘閣程頤名言者希蔡  
 京意論頤學術頗僻素行譎怪專以詭異聾瞽愚俗  
 近以入山著書妄及朝政詔毀頤出身以來文字其  
 所著書令監司嚴加覺察范致虛又言頤以邪說詖  
 行惑亂衆聽而尹焞張繹為之羽翼乞下河南盡逐  
 學徒頤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  
 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 更鹽鈔法蔡京欲囊  
 括四方之錢實中都以誇富強而固恩寵俾商人先  
 輸錢于權貨務請鈔赴產鹽州郡支鹽而舊鈔悉不  
 用商人凡三輸錢始獲一直之貨因無貲更鈔已輸  
 錢悉乾沒于是有齎數十萬券一旦廢弃者朝為豪



商夕儕流丐有赴水投繯而死者商賈不通邊儲失  
備提點淮東刑獄章釋見而哀之奏改法誤民京怒  
奪釋官 詔童貫監洮西軍 五月丙戌貶曾布爲  
廉州司戶參軍 六月內侍童貫及安撫王厚復湟  
州初蔡京復開邊還王厚前秩會羌人多羅巴奉谿  
賒羅撒謀復國趙懷德畏偏奔河南種落更挾之以  
令諸部朝廷患衆羌扇結遂命王厚安撫洮西合兵  
十萬討之京又與內客省使童貫善因言貫嘗使陝  
右審悉五路事宜與諸將之能否請以貫用李憲故  
事監其軍帝從之貫至湟州適中太一宮火帝下手  
札驛止貫毋西兵貫發視遽納鞞中厚問故貫曰上  
趣成功耳遂行多羅巴知王師且至集衆以拒厚聲  
言駐兵而陰戒行羌備益弛乃與偏將高永年異道  
而進多羅巴三子以數萬人分據險要厚擊殺其二  
子唯少子阿蒙中流矢去道過多羅巴與俱遁厚遂  
拔湟州捷聞進蔡京官三等蔡卞以下二等降德音  
于熙河蘭會路論棄湟州罪貶韓忠彥爲磁州團練  
副使安燾爲祁州團練副使曾布爲賀州別駕范純  
禮爲靜江軍節度副使奪蔣之奇三秩凡預議者貶  
黜有差 秋七月丁酉詔自今戚里宗屬勿復爲執



陳暘

樂

政官著為令。八月戊申，張商英罷。商英在紹聖時，巧媚取容，共倡紹述。至是，與蔡京議論不合，執法石。豫御史朱紱余深奉行，蔡京風旨將劾奏之，而無以為說。乃取商英在元祐中嘗著嘉禾頌，擬司馬光於周公且醑祭，光文有褒頌功德語，因請正其詩，詔以商英論議反覆，貪冒希求。元祐之初，詆訾先烈，臺憲交章，豈容在列。落職知亳州。名入元祐黨籍。商英小人寔非其類也。九月，禮部貢外陳暘上所撰樂書二百卷，命吏部尚書何執中看詳，謂暘欲考定音律，以正中聲，願送講議司。令知音律者參驗行之。暘論曰：魏漢津論樂用京房二變四清，蓋五聲十二律樂之正也。二變四清，樂之蠹也。二變以變宮為君，四清以黃鍾清為君事，以時作，固可變也。而君不可變。太簇大呂夾鍾或可分也。而黃鍾不可分。豈古人所謂尊無二上之旨哉。壬辰，詔曰：朕惟隆禮作樂，實治內修外之先務。損益述作，其敢後乎。其令講議司官詳求歷代禮樂沿革，酌古今之宜，修為典訓，以貽永世。至安上治民之至德，著移風易俗之美化，乃稱朕咨諏之意焉。癸巳，今天下州郡各建崇寧寺。辛丑，始定選人階官時，吏部侍郎鄧洵武言：神宗稽古建



官既正省臺寺監之職而以寄祿階易空名矣今選人七階自兩使判官至主簿尉有帶知安州雲夢縣而為河東幹當公事者有河中府司錄參軍而監楚州鹽場者有瀛州軍事推官而充濮州教授者淆亂紛錯莫甚於此宜造為新名因而制祿詔悉更之乃改留守節察判官為承直郎書記支使防團判官為儒林郎留守節察推官軍監判官為文林郎防團推官為從事郎令錄為通仕郎知令錄為登仕郎判司簿尉為將仕郎後改通仕為從政登仕為修職將仕為迪功 蔡京又自書奸黨為大碑頒于郡縣令監

安民

司長吏廳皆刻石有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奸。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之。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于。石。未。恐。得。罪。後。世。聞。者。愧。之。 高麗與女真通好女真雖舊屬高麗不相通者久矣會高麗醫者至女真還言于高麗王曰女真居黑水者部族日強兵益精悍兵王乃通使于女真自是來往不阻 冬十月置涅州茶馬司 置都大軍器所初知渭州邢恕建兵車之議下諸路創造凡數千乘及是蔡碩又請製河北五十將兵

兵車



器及兵車萬乘於京師置官以領之 遼生女直部  
 節度使盈哥卒兄子烏雅束嗣 十一月遼封耶律  
 淳為越王淳興宗之孫也篤好文學昭懷太子之得  
 罪也道宗嘗欲立淳為太子羣臣不可而止遼主即  
 位寵待加厚號其父和魯幹為太叔封淳越王留守  
 京東 遼主召監修國史耶律儼纂諸帝實錄儼本  
 姓李賜以國姓 十二月置邊事司以王厚高永年  
 主之

遼僭史

宋元通鑑卷第四十八



